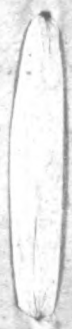


孝經集傳

曾子發微



四書後編卷四

邵陽魏源謹輯

孝經集傳叙

以孝經次大學之後何也大學出於曾子而孝經則
夫子所特授曾子之書當世卽尊為經魏孝文侯已
為之傳公羊緯所謂夫子自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真垂世立教之大原蓋孝經言不敢者七至春秋而
皆敢之矣敢心生於不敬敬者孝之主宰也故總不
惡不慢於不敢之中敬則無不愛也其微言大義則
備於禮記後人或淺近視之於孝經之中又裂分經

傳加以刪削與大學補傳改本同失而孝經之誼幾
亡惟明漳浦黃子集傳以大小戴記為孝經義疏精
微博大肅括宏深實為孝經之素臣為從來注孝經
者所未及源嚮徃服膺一詞莫贊乃節錄其傳列於
大學古本之後使曾子之學大明於世抑又考古今
言孝者推舜為大孝武王周公為達孝曾子為至孝
然曾子得曾皙以為之父春風沂水舞雩詠歸同為
聖人之徒各由狂狷以造於中行其天倫所遇之境
蓋過於舜而幾同於達孝之周公孝經嚴父配天之

誼惟夫子以韋布享王祀上及先世足以當之而曾
子亦其鄰幾者也孝經之傳專授曾子意深矣哉有
出乎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外者矣故特推禮記中仁
人孝子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惟仁人能享帝惟
孝子能享親之旨揭諸篇端而朱子孝經刊誤疑之
謂言孝自有親切處何必言嚴父配天將恐啟人閻
奸之心試思張橫渠西銘父乾母坤以大君為宗子
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施
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與孝
經嚴父配天之義有何區別自宋儒言之則發前聖
所未發自周儒言之則恐啟闡奸之心斯誠所不解
也道光元年叙于京師

古微堂四書卷五

孝經集傳明漳浦黃道周撰

清邵陽魏源節錄

石齋黃氏曰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
經之本皆出於孝經而大小戴記皆為孝經義疏蓋
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
聞行知萃為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蓋為教
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
記初為孝經之傳注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
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質二也貴道德
而賤兵刑三者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
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
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冑養老耕籍冠昏朝聘喪祭
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
士出其中矣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

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

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

女今古文作間居吳澄據說文引古文孝經無間字則

黃氏曰順天下也順其心而已因心而立教謂之德

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

要道道德之本皆生于天因天所命以誘其民非有

強于民也夫子見世之立教者不反其本將以其天

治之故發端於此焉本者性也教者道也本立則道

生道生則教立先王以孝治天下本諸身而徵諸民

禮樂教化於是出焉周禮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

行本孝德以知逆惡雖有三德其本一也立身行道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揚名揚名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黃氏曰教本于孝孝根于敬敬身以敬親敬親以敬

天仁義立而道德從之不敢毀傷敬之至也為天子

不毀傷天下為諸侯大夫不敢毀傷家國為士庶不毀

其身持之以嚴守之以順存之以敬行之以敏無怨

惡于天下而求之于身然後其身見愛敬于天下身

見愛敬于天下則天下亦愛敬其親矣故立教者終

始于此也始於事親道在于家中于事君道在天下

終于立身道在百世為人子而道不著于家為人臣

而道不著于天下身歿而道不著于百世則是未嘗

有身也未嘗有身則是未嘗有親也大雅云無念爾

祖聿脩厥德德脩則道立道立則名成君子之脩德

不為名也敬身以敬親以全其毀傷而已矣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

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黃氏曰天子者立天之心立天之心則以天視其親以天下視其親以天下視其親則惡慢之端無繇而至也故愛敬者禮樂之本中和之所由立也惡人以惡其親慢人以慢其親則雖庶人不為也夏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賴何不敬愛者敬之情也敬者愛之志也愛敬盡于事親而惡慢消于天下惡慢不生中和乃致不言德教而德教盡于是矣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此之謂也一人有慶慶則福也天子以孝事天天以福報天子兆民百姓則其膚髮也又何不利之有○又曰聖人之學愛敬而已矣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用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此愛敬之始教也致愛則存致命則著著存不忘乎心此愛敬之本事也聖人以

性教天下則舍愛敬何矣愛敬者禮樂之所從出也以其禮樂導民有不知其源以愛敬導民乃不沿其流故愛敬者德教之本也舍敬愛而談德教則是霸王之術非明王之務也語德教之目則有仁義禮智慈惠忠信恭儉語其本則曰愛敬而已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不恒愛之敬人者不恒敬之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也所憂者舜為法于天下不可傳于後世我不知之而已矣夫舜非愛敬其親不惡慢天下而能使天下愛敬之如是乎舜視天下大悅將歸已猶艸芥而惟以不得乎親順乎親為憂卒之盡事親之道瞽瞍底豫而天下化是古之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舜也自愛敬之外舜亦無所事也曰以吾之愛敬萃萬國之懽心若此而已源案中庸之論達孝也曰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曾子之論孝也曰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此愛敬又體親心而出者也然則其不可愛敬者如之何曰不敢惡慢而已此以知孝經之義之精也天子愛親敬親之實如何行之家者文王世子備之矣其大則郊天太廟耕籍養老之禮皆愛敬之實也由是禮樂達于天下者皆不聞惡慢之事矣古王者莫重于教太子之禮亦以知為人而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而後可以為人君知為人弟而後可以為人兄故愛敬者立教之大本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黃氏曰諸侯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天子之于諸侯之于天子其事事皆如子之事親也夫以天子不敢惡慢于人如諸侯而驕溢則禍隨之矣諸侯之有耕籍蠶桑泮宮庠序宗廟社稷人民道在侔於天子其稍殺者謹節之耳諸侯而不謹節猶支庶之僭濫於祖父也故臨淵履薄者諸侯之學無以異于曾氏之學也曾子曰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如其言則是世無可殺世無可使者也刀鋸不敢加于六畜鞭朴不敢加于徒役則是無以國也無以國而後可以有其國此諸侯之道也庇民之大德有不敢君民之小心又曰其事則天子之事其用則宗廟社稷山川之用其人則猶先君之人也而諸侯乎然則富貴不離其身何也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此三者天子先君之所遺也雖遺之而愛敬之義不在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

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
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

黃氏曰仁人孝子一舉足不忘父母一發言不忘父
母由父母而師先生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有師之
嚴雖不言法而法見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子服堯之法而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夫非先
王之車服言行而敢于服之不行是桀而已矣夫非
乎言而後世法之曰法行而天下由之曰道是故非
法不言非道不行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夫豈
有他亦曰孝而已孝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終日行
亦不在悔之中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無

他慎之也君子不知是則其言行有擇有擇則有過
有過則怨惡莫之免也為忠莫如恕為知莫如慎能
恕以慎又何多咎之有乎易曰風火家人君子以言
有物而行有恒此之謂也又曰夫子論子臣弟友之
道而要在于庸德之慎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甚矣仁人孝子之多所不敢也行孝
而不敢言孝則不敢言人之不孝者行仁而不敢言
仁則不敢言人之不仁者身為之而口復不言之故
少過于已而寡怨于然則伯夷齊與泰伯仲雍
其仁孝則一乎夫天下之于夷齊又何怨惡之有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
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黃氏曰二資者人之所原始反本也而學問之所由生也母親而不尊君尊而不親以父教愛而親母之愛及於天下以父教敬而尊君之敬及于天下故父者人之師也教敬教愛教忠教順皆于父焉取之因父以及師因師以及長愛敬忠順不出于家而行著于天下故周公曰文王我師也此之謂也凡冠昏之禮皆始于士故資愛資敬則士其始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蓋言學也孝不待學而非學則無以孝無以孝則亦無以教也故學字教字皆從孝此制字之旨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

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君子資于天地得其尊親小人資于天地得其樂利小人資其力君子資其志君子致其禮小人致其事其要于敬養不敢毀傷則一也然則君子不言養小人不言敬何也顯親揚名則養也謹身節用則敬也君子之有廟祀小人之有畝澮大小殊致有身則一愛敬忠順與為謹節何以異乎然則天子與庶人微其詞何也曰庶人明于總也故此之則于微之也人者也至德要道不之總也故此之則于微之也謂夫士君子而尚庶人之事者也首言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顯親孝之終而此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以是知有終始之難也孝有終始則道著于天下行立于百世敬愛其身而惡慢終之小則毀傷其身大則毀天下矣曾子曰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君子夙絕之夙絕之如何曰敬而已矣君子未有不敬而免于患者也然則終與始孰難曰無或易也耄耋而思立身毀敗而思行道則亦晚矣君子慎始而慮終孩提行孝死而如何如舜而已矣此之謂也之憂無一朝之患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之謂也

曾子啟手啟足而曰吾知免夫如是則可謂有終始者矣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身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經者天之常也義者地之制也天有常制地不敢變法之則明因之則利舍是舍是則無以和睦于上下

故孝者天下之大順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易從則有親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矣故孝者聖賢所以成位也易知簡能是天地之經義也

黃氏曰教字作孝孝而可以化民則嚴肅之治何所用乎孝者教也教以因道道以因性行其至順而先王無事焉博愛者孝之施也德義者孝之制也敬讓者孝之致也禮樂者孝之文也好惡者孝之情也五者先王之所以教也虞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敬寬在上下親遜在于下二者唐虞之所以成治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夫嚴肅之不可為治也父母天地者尊親之令也親以致其愛尊以致其敬愛以去惡敬以去慢二者立而天下化之赫赫師尹夫猶有政刑之心乎大學引此詩而釋之曰是故有國君不可以不慎慎者敬之始也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

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
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
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
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既亂不作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

黃氏曰愛敬著于心則惡慢遠于人惡慢著于心則
怨黷生于下矣聚順承懽人道之至大者也舜不得
乎親不順乎親視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猶艸芥也瞽
瞍底豫而天下化若舜可謂得萬國之懽心者矣此

天子之孝也治國而侮士民則驕溢之過也驕溢者
富貴之過也夫是以怒其人民而失其社稷文王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而神罔怨悵若文王可謂得百姓
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者矣此諸侯之孝也治家者言
非法言行非法行則其臣妾妻子意而薄之矣身不
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孝子
之心常存於親則親愛畏敬哀矜賤惡傲惰此五僻
者無自而生也夫愛敬亦有僻者乎愛敬不于其親
而愛敬他人故其親怒於上而眾怨于下也此卿大
夫之孝也則甚矣聚順之大也生則聚順以為養死
則聚順以為祭去人之極力而用其志用人之志而萃
其心是仁人孝子之極致也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得其心是仁人孝子之極致也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心者末矣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非合天下之愛敬而能如是乎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所為教也教者所為孝也民
心不懽天下不順雖貞子無以順于父母致災害禍
亂則民心之不順為之也和氣生則眾志平眾志平

則怨惡息天人交應而鬼神從之是則大順之治也
又曰此孝治數端乃朝祭燕享冠昏養老吊問相見
之禮所自出也禮者何曰孝而已記曰喜怒哀樂愛
者何曰不敢遺失不敢惡慢而已記曰喜怒哀樂愛
惡欲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子孝兄良弟夫義婦聽
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子孝兄良弟夫義婦聽
人猶之一家相殺謂之人患夫是數者歸之和平則天
下猶之一家相殺謂之人患夫是數者歸之和平則天
權心之約也得其權心則情義利患可以不問也災
害既亂皆天下之戾心為之故民心和平則災害不
生既亂不作而天下治矣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
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黃氏曰天地生人無所毀傷凡人與聖賢帝王無以
異者是天地之性也人生而孝不敢毀傷以報父母
是天地之教也天地生人而必以父母教之父母教
子而必以天地教之故父母天地本相配也聖人之
道顯天而藏地尊父而親母父以嚴而職教母以順
而職治教有象而治無為故曰嚴父不曰順母曰配
天不曰配地是聖人之道也知性者貴人知道者貴
天知教者貴敬教者孝之道也古之聖人本天立教
因父立師事母事君愛敬之原皆資于父故天父君
師四者立教之等第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亦
此意也鳥獸知母而不知父衆人知父而不知天者
有知嚴父配天之說者則通乎聖人之道矣夫道至
于嚴父而配天周人祀后稷而不祀姜嫄配文王而
不配太姒郊社明堂于此則必有以取之也后稷之

配太社自夏商而始也尊稷以配天則獨周之制也
祖文王而宗武王則自成康而始也太王王季不敢
言祧皇矣天作之詩是也使不當周公之身而議禮
則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作者之意于是止
也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以配上帝苟非周公之聖
則莫為之也明堂之歲有六祀焉四立五帝季秋大
享是也南郊有三冬迎長日辛祈穀龍見大雩是
也歲一祀后稷而八享文王聖人之尊親不以疎數
為隆殺也其敬益至則其禮益簡簡之者何嚴之也
后稷祖也以天之嚴嚴之則亦曰父故配天之父非
禰之謂也以嚴而生敬以敬而生孝以孝而生順不
如是不足以立教故郊祀明堂性教之合也四海于
是觀嚴于是觀順焉然則有虞之郊祀瞽瞍何也
曰溯德與功則帝學顓頊而下無所置瞽瞍者矣且
受之于父祖則勢不得不宗堯宗堯則猶之明堂也
至有虞之廟則無所奪瞽瞍之位矣故曰宗廟饗之
又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亦何異于明堂宗
祀之有

源案聖人之孝莫大于嚴父配天中庸言聖制禮作
樂皆達孝之事且言知郊社禘嘗之義者其于天下
猶示諸掌即此意也禮記郊社禘嘗之禮如事親如事天
也明乎郊社之禮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惟仁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誦詩三百不
足旅一旅獻一獻之禮不足以饗帝蓋萃萬國之權心以事
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蓋萃萬國之權心以事
其親又推其所從出之祖以配天萬物本乎天本
乎祖不合天下之賢親老幼起敬起愛則不足以隆
美報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
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
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

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訓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成其政令詩云淵人君子其儀不忒

源案此承上文嚴父而旨而自為一義親生之膝下至其所因者本也八句為此節之主父子之道天性六句申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之旨也不愛其親八句申聖人因嚴教敬因親教愛之旨也君子則不

然以下申其教不肅而行其政不嚴而治之旨也古文分為三章且于父子及不愛其親之上各加子曰二字則破碎甚矣今文通為一章且無子曰字是矣但又連上嚴父配天之語而無區別說者多以意牽就今畧為區別之而復為通其語意脉絡如此首二句人子於父母其親愛之心生于膝下之始而嚴敬之心則日成于奉養之後所謂孩提無不知愛及長無不知敬也是以聖人制禮教敬愛以齊天之道不及皆因其有嚴敬親愛之本性特因而道之成之故不待嚴刑肅令而自成自治也

石齋黃氏曰性者道也教者義也以養者父子之道日嚴者君臣之義也分愛于母故母有父之親分敬于君故父有君之尊父母生之君親臨之稟于自然實命于天非聖人之所能為也然而聖人不教則天下失性天下失性則天下失其命故聖人教人如事天事父如事君天下為大生大生者得善繼焉君為大臨大臨者載厚德焉非聖人則莫能知其義也何謂人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哉人少則慕父

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于君則熱中求其終身慕父母者希矣夫天地之
道有二一曰嚴一曰順敬不嚴而後愛人得順乎地者
天者也敬親而後敬人愛親而後愛人得順乎地者
也反是為逆逆為凶德其不善明矣善者性也君子
以是教人亦以是自率也夫敬愛他人而得其所欲
君子豈為之哉君子敬天則敬親敬親則敬身敬身
如天則敬親亦如天敬親如天則亦配天矣中庸言
治民獲上信友必本于誠身以悅親君子而以泝人
善俗非禮何以乎孝子仁人必謹于禮謹禮而後可
以敬身敬身而後可以事親而治民矣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
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
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

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
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黃氏曰曾子云人未有自致者也致身以事君致心
以事親兩者天地之大義也致而知之不慮而知謂
之良知致而能之不學而能謂之良能故五教者赤
子之知能不假學問而學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仁
義禮樂信智則皆自此始也致敬致樂致憂內則曲
禮言之備矣致哀致嚴喪服祭義言之備矣又曰不
驕不亂為不爭何也曰敬身之謂也敬身而後敬人
人而後敬親天子之不敢惡慢諸侯之不敢侮鰥寡
皆謂此也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
之父人亦敬其父愛人之親人亦愛其兄其道廣矣
以敬行恕而仁讓之化以道順天下欲反天下之兵
歸于藏身之恕也孝經以道順天下欲反天下之兵
刑消于道德其義與春秋相成也辟兵與刑孝治乃
成兵刑之生皆始于爭為孝以教仁為弟以教讓又

何爭之有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石齋黃氏曰法用而後刑刑用而後兵兵刑雜用而道德衰矣聖人之治也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則猶未有刑也周禮司徒以六行教民司寇以五刑匡其不率於是有所不孝之刑不友之刑不睦以五刑匡之刑此六者非刑之所禁也刑之所禁者寇盜奸宄耳然必以之禁六行則是束民性而法之也束民性而法之有不有陽竊必有陰敗是則堯舜之禮樂與名法爭騫矣爭騫必獨然且夫子猶言刑法何也蓋為異端而發也禮曰三千刑亦三千禮刑相維以刑教禮衆人或見是繁重則思畔矣人情易媮媮而去節則以禮為戎首故其時墨氏未著而子桑戶原壤之徒皆臨喪不哀遯于天刑夫子逆知後世之治

禮樂必入于墨氏墨氏之徒必有要君非聖非孝之說以燭亂天下使聖人不得行其禮人主不得行其刑行衰禮息而愛敬不生愛敬不生而無父無君者始得肆志於天下故夫子特著而豫防之辭簡而旨危憂深而思遠矣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黃氏曰孝弟者禮樂之所從出也孝悌之謂性禮樂之謂教因性明教本其自然而至善之用出焉亦曰

不敢惡慢而已敢於惡慢人則敢於毀傷人則毀傷之者至矣故冠昏射鄉者禮之制也敬者禮之實也敬而後悅悅而後和和而後樂生焉敬本務而致力之非以敬而為敬也明主治天下必知其為敬以聚之民情多傲而為敬以下之天下之和睦則必由此也源案敬其父四句諸說不一有謂君父各自敬其為君父之道則臣子自悅者有謂自敬其父兄與君而天下之臣子弟皆悅者有謂敬人之父兄則其子弟悅者由前二說有合乎朱子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之旨由後一說有以合乎上文安上治民下章敬天下父兄之意然要之自敬其父兄與君者于理為切而凡移風易俗安上治民與天下章教孝以敬其父兄之意皆自包括于其中若後說則近支離恐于要道之旨未切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能順民如此其大者

乎

黃氏曰首句君子之教下衍以孝二字愛人者不敢惡於人敬人者不敢慢於人君子之不敢惡慢於人非獨為其父兄也臣妾妻子猶且敬之要其本性立教則必自父兄始也自父兄始也所以帥天下子弟而天下之性也其事不煩而其理至一故順天下者順天下之性而利導之也靜居寂觀主一無適以是語敬則小民不能入必使子敬其父弟敬其兄臣敬其君則人人知之不能入必使之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之所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之謂也禮記曰君子之所

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
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觀於鄉而知子道之易易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文王世子仲尼曰行
一物而三善備焉者世子齒學之謂也父在斯為子
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
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矣故至德莫如順至順莫如
敬敬以臣皆謂以道德之治成矣。源案教以孝教以弟
敬其兄敬其君也自敬其父兄者即所以教孝弟而
敬天下之父兄也自敬其君者所以教臣而敬天下
之君也古文孔氏傳曰古之帝王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君事皇尸所以示子弟臣人之道也得其旨矣如
以此之敬人父敬人兄與上章之敬其父敬其兄一
例而混觀之則失厥旨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
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
辱先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黃氏曰天地明察二句舊本
在長幼順故上下治之下文

義不蒙今移于此
石齋黃氏曰明王之事天地則自其事父母始也其
敬長尊老不敢惡慢于天下則猶自其父兄而推也
有天地之道而後有神明之道有神明之道而後有
父母之道此三始者孝弟之本義也有其質而後其
文生焉天子之始存乎世子世子之始存乎孩提以
天子之尊而必有其正鵠以明之天子不敢忘父母
齒胄以示之為射侯正鵠以明之天子不敢忘父母

則不敢易天地不敢忘親則不敢辱先不敢辱父
兄是天地之序也天下無惡慢人而不惡慢於人故
以天子而恐辱先是聖賢之功守也孝經之意在於
反質追本不忘其初皆溯始於天地明本於父母所
以致其樸素交於神明之道也夫然故王者父母所
地宗功祖德因郊祀以致敬於祖禘嘗以致愛
於邦族因祖禘以自愛敬其身者天地鬼神
之知能也天地鬼神有天子之身以效其知能而後
禮樂有以作位育有以致是故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由是而凡山川百神人鬼之祀
凡交於神者以致愨之義通之而亦無所不通凡釋
奠鄉飲選射養慈幼於鰥寡皆以致愛之義通之而
亦無所不通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則因祖禘以敬人
之父母因邦族以敬人之子弟其不敢惡慢者皆有
神明之道焉為天子而以神明待天下天下亦以神
明奉天子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曾子曰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

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
天下之大經也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
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
立於後世矣

黃氏曰大學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
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曾子云
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
可知者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任可知者先脩之
謂也故忠臣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
謂知終矣然則移孝移忠移治移之何義也曰是先
後之序也君子之為治也治其本而後正其末正其
不移者而後其移之皆具也治其本而後正其末正其

讓滿國不缺於家何移之有一家之老達於天子一
市之邑通於天下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亦曰孝弟
而已矣然則君子成教於家傳之後世法之天子其
亦謂名歟曰堯舜者孝弟之名也由孝弟而行仁義
由仁義而名堯舜後世之名堯舜所不辭也有內行
者必有外治亦有內行者必有遠名必以忠順治官
為可名於天下後世者則顏閔曾思之湮沒久矣故
求仁得仁則實至名歸之要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
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
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

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誼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
為孝乎

黃氏曰顯親之與安親有別乎曰安親者當日之事
顯親者異日之事也然則其爭之如何曰愛敬而已
致敬而誠致愛而勤因性而救志則亦可以正志矣
然則臣子之禮不同乎曰記言人臣不顯諫則是臣
而用子之幾也人子而至於號泣則是子而用臣之
顯也是則視其主又視其事也苟其主事之未可顯
諫則臣子共隱未為過也然則兄弟無諫乎曰怡怡
之言異於切偲矣則雖有諫而不強也父母之恩通
於兄弟君臣之義進於朋友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黃氏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士君子之孝也則亦
恂恂粥粥使上下稱恭謹足矣而又曰盡忠補過將
順匡救何也曰惡夫愛其君之不若愛其父敬其君
之不若敬其父者也其父有過則諫之諫之不聽則
號泣隨之至於君則曰非獨吾君也是愛敬其君不
若父之至也且與其使父得罪於州閭鄉黨不憚勞
身以成父之名至於君而獨不然者甯使君取咎於
天下萬世不可當吾身失其祿位則是以身之祿位
重於君之社稷也則亦如上判如路人而已上下之
不相親而親之則莫如以事親者事君君詩云心乎愛
矣遐不謂矣愛敬相資於母敬資於父敬則不敢諫愛則
不敢不諫愛敬相資於母敬資於父敬則不敢諫愛則
忘之故為子而忘其親為臣而忘其君臣子之大戒
也然則忠孝之義並歟曰忠者孝之推也孝者天地
之經義物物所以生死以成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孝
事長則順以孝事友則信以孝事鬼神則格以孝事
天地則禮樂和平禍亂不生災害不作故孝之於經

義莫得而並也夫孝始於事君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故忠孝孝之中務也以孝作忠其忠不窮主忠者孝
之推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
安聞樂不樂食甘^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
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
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
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
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

終矣

黃氏曰喪與其易也甯戚易則文也戚則質也天下之
文不能勝質者獨喪也三年之喪常人所同而顏少
連獨以是名夫豈其節聖人之觀人也以其精神
觀聖人也以其禮節聖人之觀人也以其精神
者禮樂文質之本也喪之極乎人情之謂質因其質
子慕也兩者情理之極也極乎人情之謂質因其質
以著焉之謂文故聖人以孝教天下本於人所自致
而致之温清定省回告視無聲聽無形不登高不臨
深此非有物力不樂飾於生也哭不偯禮無言言不
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非有物力致飾於
死也若是者性也性者教之所自出也因性立教而
後道德仁義從此出也夫談道德仁義於孝子之前
者抑末矣故所以喪禮也性而授之以節謂之教三
帝王禮樂之所著根也性而授之以節謂之教三
而食粥三年而終喪猶始生之三日而曠三年而月
語也因性立教則過者損而不及者可進也父子
之道天性也以毀而滅性使父失其慈子失其孝則

謂之滅性與傷聖賢所同戒也滅性近名者也傷膚
矣故毀之與傷聖賢所同戒也滅性近名者也傷膚
近刑者也名與刑皆性之殘也樂正子傷足之戚五
日不食之悔為是故也性出於天地身出於父母滅
性而傷天地傷身而恫父母仁人君子不為也為喪
禮以舉之為哀戚以送之為葬禮以安措之為祭禮
以享之思之若足者皆質也質者天子卿大夫不能
增庶人不能減也若以六者送死重隧犴不拾不必有餘
懸窆羔豚不為不足其歸於六物者則一而已等制
不一而各有以自致不一之謂文自致之謂質文有
損益而質無損益故孝子之事親終而先王之禮道得
亦終矣先王之道德終者何也以愛敬而事生天下
之人皆有以事其死則錮羹藜啜等於五鼎孺泣號咷齊於七
廟故義者文也本者質也本盡則義備質盡則文至
故聖人著其真質以示其至要曰先王之教順底
於無怨者不過若此而已使世之王者皆歸其道以
教民敬愛感民哀戚養生送死各致其質則天下大

治孟子曰養生送死無憾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吾讀孝經而知聖人因性立教體信達順之至
也始於不愛其親以及於不敢惡天子間居語子夏性
其長以及於不敢慢天下之長夫子間居語子夏性
情之動以為志氣志氣之動以為詩禮樂橫天下塞
四海皆是也周公之祀后稷享文王成王之臨雍釋
奠齒胄養老堯舜之過宥八音勤事野死亦皆此物
此志也故天下之順非聖人能順之也聖人因性之
教動於至順而天下順應之也得其本而順用之以
為道則曰要道以為德則曰至德上下之和睦無怨
則必繇此矣周公孔子一生作用盡在不敢惡慢一
語夫非周孔而孰能順動如此者乎易曰雷出地奮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斯之
謂矣

又曰孝經舊本凡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三字石臺
本皆依劉向所較河間獻王所得於顏芝者獨標題
差殊耳近儒皆疑四孝俱有引詩而庶人獨否侶有
關文而聿脩之義大雅所以發天子之端推無忝以起
所以勗庶民欲移大雅以發天子之端推無忝以起
庶民之例然於首章文義未終於過節發端多礙小
宛之詠雖通於庶人而有慶之義反疏於侯國又攷
匡衡論政治疏中稱聿脩厥德孝經引為首篇則其
來久矣凡孝經之義不為庶人而發其自舜文而下
獨推周公以愛敬為道德之原以豫順為禮樂之實
蓋諸儒未有能闡其意者劉炫謬以閨門之語補屬
庶人考亭復以聖門之訓自外經傳必拘五孝以發
五詩則厥失均也聖門之訓自外經傳必拘五孝以發
孝經固古書也魏文侯孝經傳殆必有所受

孝經頌 周明漳浦黃道撰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莫大於孝文武之冊既五
百年春秋所存僅七十二國九罭之網頓於洙流
雙衮之靈歸於東服於斯時也仲尼不出天地惟惻
真宰旁皇而求阿保五帝倉皇而嘆弱息仲尼於是
匍匐以就口食歧嶷而說道德俯仰所以天地喟然歎曰
其維孝乎孝者聖德所以顯親哲王所以明報也爾
乃樹忠與敬以啟孝疆表順與慈以宣孝里杜惡與
慢以實孝壙鈕驕與溢以畢孝耜立言行以為社稷
敦和睦以為廟市三德之閱引其臯門六藝之都環
其泮水子騫則左右奉車仲由則輓餽千里西華則
奔走無方南縉則電勉從仕言游載筆以廣白華之
章仲弓幹蠶以占用譽之筮又有休糧七日體鵠羽
之劬勞家食五年繹君陳之妙旨於斯時也崔甯煊
威於齊衛般瘞互夷於宋蔡藥施以黨而攻公宮陳
招以國而殺嫡嗣三弒其君而後王室陵遲宗國卑
楚先敗不四五三年三弒其君而後王室陵遲宗國卑

淪天王有翟泉之居齊侯致野井之暗即使書社千
百讓江漢以明尊季孟國高分東海以濬業亦豈遂
改步改玉皇虞芮之蹶生舉鼎舉隧揚蒙俱之奧潔
哉夫天之所教於人者志也人之所效於天者事也
先事承志怡色下聲大孝子之誼也夫以五石六鷁
感戾氣之晚衰毫社澶淵鳴焦風之再燼知上帝之
甚瘵非囂音所得訊逮於哀昭之間四十年而彗孛
再曙夫豈無尹單之徒申其繾綣劉萇之曹投其瞑
眩僑肸之倫進其匕箸會厥之輩和其烹燬哉以為
醇仁之外無刀圭至義而下無鍼灼泰和不湊無醢
羹泰順不蒸無饘粥天顧四國膾溷相續非復仲尼
盟而薦之則亦不樂也於是仲尼衣不解帶食不知
味繫綆而寢容臭而不起東嚮而問天首西嚮而問天
趾溫清抑搔者蓋三十年未已彼坐合宮宿明堂垂
畫衣鏘薰風者亦烏知天步之艱難天夢之驚悸哉
諒元穹之伊臺亦自幸其有子雖九寡之畢哺亦猶
嘔其未至故與申生許止言孝則無所不孝與紀季
目夷言弟則無所不弟與季友赫豹言忠則無所不
忠與季札伯玉言義則無所不義也而猶使曾參振其

鳴鐸辨其條貫明敬愛之胥慶悼毀傷之同患防兵
刑之弊終痛唯阿之底亂告憂恤則曾參為大納言
議禮樂則曾參為大宗伯誨序爵則曾參為宰阿衡
圖王會則曾參為典屬國乃使征伐之義止戈於陳
蔡盟誓之信斷言乎適歷亦各文其所文質其所質
因天道之自澹於時尚乎何執即使侵地不反不假
柯社之兵巖疆不墜不資高固之力朝猛不定無首
止之勤黃池先軟無召陵之蹟亦各有有嘉獲於折
首田禽執於無咎正誼消其凶萌長道屈其羣醜指
勝福以自伸涉功利而不受雖卜商察之猶未接其
根芽端木聽之猶或騰於華實而使子輿導之燦燦
乎若絲竹之繼鼗鏞白月之禪丹日也於都盛哉仲
尼之治也夫古之聖賢景命爍師亦皆有盤結不卷
厥懷虞帝宗堯而不得宗瞽大禹郊鯀而不得郊舜
姬雷發屋僅白其滕書伊霧霧天始宏其陟命墨胎
絕迹遠孤竹之喪邑考變容啟懷貳之愍降於史魚
之仰亢陳尸禽息之碎首將進大或淹其禮樂細或
睽於誠信未有若仲尼之無階尺木不動阿柄而納

兵釐於清甯躋咸夏於大順者也故謂仲尼事親以
事天仲尼成天以成親尹旦敬身以敬天仲尼立天
以立身此其小別也若其大畧則苞孕百世者還生
天地提誨百王者嚴立億世既因嚴以命天乃分慈
以與地地不以慈敗天不以嚴寘故觀詩書知太極
之有諍臣誦春秋知乾元之有諍子彼夷主與惠君
或變或革或禪或繼皆因愛而燠休或觀怒而變熱
蓋順令之未違又奚究乎養志所以有若有誇遠之
談子貢有升階之譬而曾參因之以垂徽音於無窮
播親名於罔極故才之不可學者睿也性之不可化
者浸也睿則可稱庶於得一浸則可不假於知十苟
非天之所自然雖日至于何益既本底之先茂故四
達而無斁所以願假百年以誦至要之篇會千聖而
同天性之鵠也

古微堂四書卷五目錄

曾子立事第一

曾子本孝第二

曾子立孝第三

曾子大孝第四

曾子事父母第五

曾子制言上第六

曾子制言中第七

曾子制言下第八

曾子疾病第九

曾子天圓篇第十

曾子至孝言行彙記

曾子言行彙記

曾子問

曾子論禮附錄

論孟所載曾子言行彙記

曾子二子及門人彙記

附曾子書考

古微堂四書卷五

邵陽魏源謹輯

曾子章句序

以曾子十篇並孝經次大學之後何也此亦曾子門人記曾子之書宜與孔子之論語孟子之七篇子思之中庸並列於四子書者也漢藝志曾子十八篇隋唐志及北宋御覽皆有之汜南宋而亡今惟存大戴者十篇各冠以曾子與小戴曾子問皆夫子語者殊固洙泗大誼微言武城畢生踐履皆於是乎在凡孟子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之文董仲舒尊聞行知高明

光大之義皆見其中而小戴祭義則全取大孝篇文
子思子樂正子門人述之齊魯秦漢儒者罔不誦法
稱道之挈大學小學樞要宜旦夕奉師保臨父母者
也奈何小戴去取不倫而鄭康成又不注大戴禮遂
以此不列於經又不獲與大學孝經並表章於宋儒
之手惟宋楊氏簡明劉氏宗周皆篤學大儒始各注
十篇以貽世焉曾子得聖道宗孝盡性誠立孝敬存
誠萬倫萬理一反躬自省出之初罔一言內乎深微
外乎闊侈惟為己為人義利際諄諄提撕而辟呶之

百世下如見其心焉暨天圓篇原聖人制禮作樂之
由以明人性之最貴日用則神化也庸德則大經也
不越戶庭明天察地體用費隱貫於一不遺不禦也
或謂曾子十篇多言功脩罕言本體不及子思孟子
之精微試觀本孝篇夫孝置之天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之東海而準
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
北海而準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
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

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此外尚有
何本體何功夫之不該乎南宋朱子跋汪暉所輯曾
子雖極推曾子之學主躬行聞一貫而終身所守不
離孝敬清讓之規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
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記雖或淺近而必有益於日用
躬行之實云云豈必欲其如中庸之經大經立大本
知化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然後為高深
乎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知聖人其道
光輝皜潔不可尚卽中庸淵淵浩浩所自出徹上徹

下一以貫之宜乎子思孟子皆出其門矣至德以道
為本顏閔仲弓曾點之徒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孝德
以知逆惡曾子以之聖門洒灑應對可以精義入神
況洞洞屬屬執玉奉盈者乎烏乎曾子之以書傳非
曾子意也其意蓋將以夏道之忠揀周文之敝所謂
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宜乎後世不深
知而淺近視之也十篇之外曾子言行他見者彙輯
數篇於後子思亦曾子門人故類附焉烏虜十篇之
不列於四書乃儒林憾事而欲以區區之力表章其

間智小任重言僭行窳是以戰戰兢兢若履薄冰云
爾道光元年邵陽魏源叙於京師

四書

卷五

邵陽魏源謹輯

曾子發微卷上

曾子立事第一

自首篇至制言行上篇每篇皆門人彙記所聞非一時之言此

篇名義未詳意林引此作修身篇竊疑立事二字乃守身之形謠篇中終身守此勿勿守此戰守此憚憚守此邑邑皆守身之旨也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
事於義可謂學矣

攻其難去求其易忽去私欲之事也彊其所不能從義之要也能為

已者方可謂學君子為學各從其性所近有好仁惡不仁之分顏閔仲弓由好仁入曾子由惡不仁入故開章即以攻惡求過去私欲為言皆惡不仁之事夫子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曾子其人乎



蓋由狷者之有所不為而進於中行者也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

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

矣愛日惟日不足也及時及其應事接物之時也人之所學未有不在於義者及其臨事則每舍難而

而就易弗辟弗從皆強其所不能而惟義之從也故守業者知以進之則必行以終之然後為能守世俗

口耳記誦之業皆辟難而趨易者也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

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有常業則所學專能循序則其問切閒暇隙也

之色謂先生顏色決決疑也復再問也說如相說以解以說不彊爭謂徐而思之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

後為得也人有恒言曰學問古之言學未有不及於問者也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

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

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習謂溫故知

力也君子之學知行並力而進境有次第非謂知之盡而始行也能行而不能讓則已未克而名心未去

故下三節皆本此而言之此節亦見說苑說叢篇。右四節為一章與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相參乃入德之要也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獨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

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孱弱小貌又仁謹貌微言而篤行之中論引作孔子

語蓋曾子述所聞也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悒悒憂念也身言之

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後人揚之身行之後

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數猶促促憚憚憂惶也

身秉法也君子言行未求有功先求寡過是故懼以終

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

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猶絕

隔絕濶絕之意謂情禮不通也殄猶言蔑視也微小

皆卑賤也自微不微人者自卑而尊人也孔氏曰人

不知苟吾自知者楚詞云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

其信芳王氏曰勿勿猶忽忽也史記意忽忽不樂此

蓋與上文悒悒憚憚同後制言中篇云無悒悒於貧

無忽忽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證也盧氏引勿勿

為勉勉失之源案人之勝心生於名心君子無名故

無勝常歉然自檢其不及而已○右三節為一章申

上章貴於能讓之意論語首章不知不愠中庸末簡

尚細闡然易乾初九不是無悶蓋為人為己入學首

要矣劉氏曰悒悒憚憚勿勿皆君子守身之法即守

約之法也君子由博學而要於能讓為守約地也由

約而守之於言行有先後法焉又守此言於持久無

欲速見小之心焉又守之於微者小者無急人知之

心焉所守不一端守之之法惟一敬且愈守而愈嚴

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

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禍莫大於為惡辱

同疑以終身疑善之不得與而惡之及已也故居之

不疑自以為是聞人愿人所以賊德惟有終身之憂

者斯有終身之疑非深於內省者孰能知之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誥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
終身守此戰戰也恥人之利欲但求其遂已不知其患已
皆由於不思也鑒往以懲今慮後以怵前未有不廢
然反者論語九思順而審之其功密曾子四思逆而
銷之其力嚴故程子謂惟思為能窒慾

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
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
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
年亦可謂內外合矣志為氣所勝則言行易失故勝
要也曾子大勇必本於自反而縮此集義養氣之學
所以與客氣相反行必思其可言則無不可告人之

慎思而行寡尤言必思其近於義而可復則言寡悔此
而行之也人信君子之行君子之言者以其言必從
行之而前後相類也久而驗之至於積年所行無弗
類者可謂外內合而無虛假矣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而疑
言之所謂強不知以為知也未問而言之荀子所謂
不問而告謂行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也兩問謂所
問兩端皆可信則擇其平易萬全者使行之不以他
人嘗試所難也荀子大畧篇亦有首二語作未問則
不立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
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流言至君子而不行若滅
之者荀子所謂流丸止於

甌與流言止於智者也患難之所生不一端而財色流言其甚者此節亦見荀子大畧篇熾熾作纖熾絕作蚤絕義同。右五節為一章言君子慎思之學也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皆於謹小慎微之中寓拔本塞源之術也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

不能亦不以援人孔氏曰援人謂引人以自解君子好人之為善

而弗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

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趣促速也疾謂

惡之已甚也補者代為彌縫之謂伐者夸譽標榜之謂疾人過而不補即下文不說人之過也飾其美而

不伐即下文成人之美也蓋夸之過則人不益脩文之甚則人不改悔也或曰後四句以君子之自脩言也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

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

改則與之先人以惡猶逆詐之逆也人有過者方畏人非議而我乃代為解說以文之則彼將

無意於改是成人之過矣故君子不成人之過而成

人改過之美下四句即成人之事爾雅存在皆察也察人之往行與來行以知其過也改否也無有改而不與者亦無有不改而即與之也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

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友以義合在於能久故必有常與人

為善在於日廣故必有鄰是以取之甚寬而冀之無窮至人有小德可取亦不以責全求備也。右四節

為一章前言君子與人為善改過之心必自己始也次申與人改過之事末申與人為善之事

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諂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待物之誠厚也曲禮作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絕猶盡也來者不豫猶論語不億不逆之意往者不慎猶論語不保其往之意儒行云往者不悔來者不豫正與此相發方氏本作往者不嗔孔氏謂慎當通作順皆非是交絕不出惡聲以義去之也致敬盡禮則就之不可貨取也忠誠也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惠讀作慧儉讀作險恭而安故不難安而恭故不舒此以脩身言也遜謂禮讓寬謂御下惠古通作慧儉古通作險徑猶記所謂徑情而直行之徑此四句以接物處事言也劉氏曰六者君子之成德履中蹈和其必由學乎好學以明理而去其蔽故稱知焉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易之言故曰與其奢也甯儉與其倨也甯句讀如鈞。君子涉世之周慎也國諱國禁所當避若獻子譏於具敖孟氏問於麋鹿是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若孔子少居魯衣逢掖長居宋冠章服是也懼易當作懼惕謂怪力亂神之言也與其奢也甯儉引夫子之言也孔氏曰同樂記倨中短句中鈞倨謂圭甯句謂退誦也孔氏曰倨句蓋以算術喻也凡三句過於短為倨不及為句古曰倨句今日鈍銳言與其過甯不及

可言而不信甯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弗殖而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矣衆信弗主霧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弗殖而下

字舊在弗殖上今移之益矣舊作益云今依荀子大
畧篇改霧古陰字各本訛作靈又文王官人篇民生
有霧陽霧亦訛作靈。合於慎己之言下四句慎於
言稍為人厭即尤也前六句慎己之言不信者甯默之
待人之言也亂言害道惑世誣民則絕其根株而弗
留殖也神言語怪也君子專務庸言庸行則道雖高
遠日見進益而不遠矣弗主盧氏謂僉議所同不為
主是也霧言他人私秘之言也與預同和如唱和之
道。右四節為一章言君子行已待人涉世慎言之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

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唱猶倡也流言無稽之言也折辭謂折窮人辭也陳示也

有主有法依前言往行也方類也易繫詞方以類聚是也以下節即親人有方之事先承上章言行之慎

者所以為接物之本也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

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知所知也

謂泛愛眾而不能親仁也無方謂所學無法則好無定者謂好多議論而無定業也與交也擇謂擇賢

而親之也算古通選選擇求精則博而不雜所謂有方也多言而慎如孔子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之

類與無定者相反也首四句亦見荀子大畧篇劉氏曰三者皆貴反約之意君子博學而約守之故其與

人也亦然所謂親人必有方也反是者皆不與也懼其托足於無方而喪吾學也下節三不與皆承此而言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經儉而僮者君子

不與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也君子不

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不為惡足恭口

聖而無常位者君子不與也徑即徑字儉讀作險僮上舊衍好字今刪去不

字舊作而字今據盧注改正戴校改為作無非是足
恭下衍而字今刪去。論語惡訐以為直者惡勇而
無禮者惡稱人之惡者惡果敢而窒者少正卯行偽
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心逆而險皆與
此四種人相仿既與相處則疏易生釁親易染習學
者德性未定鮮不受其累矣下節又推類而極言之
劉氏曰三者大抵騫博而不守約之病騫多而不約
其弊也中於行或失則給或失則徑或失則倥又其
弊也中於心為無恥為無忌憚為不仁而忍又其弊
也為亟達好名忿怒自是而已曾子極言與人不以
方有如此者亦還可以得進學之要矣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
游而鄉居者乎吾無墜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
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

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
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
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即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
有微過亦可以免矣免舊作勉依孔校改。上言君
子取人不勉此下極言君子所
不屑教誨之人皆自暴自棄也其言益切其恨惜益
深蓋惟幼無小學之教以至此以知教人者當圖之
於早也孔氏曰篤難甚難也可以免言不足責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

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

禮焉罪也重舉少壯老三業以深警之治詩書曰諷
誦朋友講習曰議論學成則可身教而言

誨矣君子之居業自少至老而不倦則業日廣而德進故學無常業乃其無所知之由不弟無德無禮則不學之驗也荀子曰少不諷誦壯不議論雖無思也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讀此二條可以知諷誦議論教誨之當勉文王官人曰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廉絜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讀此可知不弟無德無禮之可懲

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遂^能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易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厚受虛本作食厚。極言不學之可恥蓋不屑教誨所以深誨之也不改過不力行不親賢不好問四者不學之實而諸病所由也窮惑二者知不明而行不審乃不學之弊也矯誣虛竊亂五者因恥無其實而強冒其名乃流弊之所變也卒之曰賊者則弊之所極蓋自欺欺世遺害人心與殺人無異也曾子晚居武城教授鄉里來者不拒即愚不肖者無不屑教誨故此數章語皆淺顯為中人以下警也劉氏曰上言無業者而此遂及無德者德業相須也衆惡不同同歸於不學改過遷善喜怒言行之間皆學者事也學則可免乎終身之恥矣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身近之也殆於以身

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
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
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
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
人矣前言君子之於人之顯然不善者不取此下言
於人之善惡未定者必慎取也不違謂色不背
也莫畏難也孔氏曰殆幾也悅之則幾於近之近之
則幾於身為之矣不悅善言則亦幾於以身近不善
近之則其去身為不善者亦幾希矣此深言樂道之
當速違惡之當嚴也源案浮猶物在水中必浮出水
面也色之違蔥與否尤於目徵之所謂曾中正則眸
子瞭然也以上觀色以下則又觀其言也指者旨意
所向也兩故曰皆引古語上二語本文王官人篇云
誠在中其此見於外以其見占其隱也流猶漢書九

流之流術猶道術藝術也復如論語言可復也之復
蓋觀其所論說之部分已足知其所業之道藝之大
概又久而參考前後以復其所言必真知其果否矣
觀其所愛親者所謂不知其人視其友也劉氏曰人
之不善不必其身親之也觀其所好惡而情見矣蓋
發於心之所安而不自覺者君子之所凜也由觀人
之法推之而知自脩者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

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愠也喜之而
觀其不輕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
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

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也愔同昏輕舊
託作誣今據
文王官人改擾下舊衍人字今以上文例之刪去而
人怒則氣急而不能審理故心易愔也輕者中淺而

外易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者所謂醉之以觀其不
失也貞者始終如一也約窮也營求也擾煩亂失序
也此節即論語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馬
庾哉之意蓋隨其在而考之非設機械以試人如所
謂飲人以狂藥而欲其不亂也蓋恐懼喜怒三情者
最易於失常飲食男女財利三事者生人之大欲居
哀居約居勤勞三境者人生之大節故皆可以驗人
所守之定否所存之誠偽其言似專於警人其意則
主於借觀人以自觀與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文多同
疑古語而各述之也。右九節為一章因君子取人
之慎以警常人之知過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

色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身勿為下舊脫

也字今校正。君子屏去不善無所勉強於心色之
間蓋言人當內省自訟以絕心過乃為極功若徒免

顯然九悔則初無難也劉氏曰絕惡必務盡拔本塞
源之謂也此唯慎獨之君子能之不然則蘖迹於身者
耳色則已微然猶以情示也至微而至要者其心乎
甚矣人皆知有為之為而不知無為之為也

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知者

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

民矣言生安即不易及而常人皆可自強也太上太

為也自強者身不為也仁者樂道故樂善知者利道
故安善知慕義而從善則雖愚必明能畏義而不敢

入惡則雖弱必強此皆能自強於善者也若乃不愚

不移矣程子曰天下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然

其質必皆昏愚也往往彊戾而材力有過人者商辛
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
愚也

太上不生惡其次生而能夙絕之也其而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隕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其次下舊脫生字据盧注補。守身以改過為要也不生過者無為過之意其次有意而即絕之也復貳也夙絕之則不貳過其下雖貳而終能改之也鄂鄂辨厲也殆庶幾也劉氏曰人心本無惡其自有之者生於氣者也聖人氣反於性何生之有其次不能無氣質之病在先意而蚤改之復則重失於事為之著矣雖改之晚矣況不能改其能免於禍敗乎君子有監於此而致慎於言行者若此凡以絕惡於蚤耳。右三節為一章復歸本於君子之身以見改過之當要故下即承行身戰戰之意而極言之

是故為小由為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由使臣也使弟由使丞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予其宮室亦由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由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嗣讀為司與予二文舊誤互今從孔校易之由猶同。孔氏曰推家而致之國事有大小人有寡衆其道未為備也然能齊其家而國有勿慮難治之理存乎此矣承丞也左傳請承是也嗣讀為司丞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所自謁除者故可子視之也宮室謂家人也源案賜予四語亦見荀子大畧篇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

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淫肆也栗敬也又治也。右二節為一章極言以終行身戰戰之意

劉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職事不同而同歸於戰戰之意以有濟戰戰之義大矣哉故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曾子啟手足時尚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終身於戒懼如此故敬為聖功也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雖雖外焉肅肅兄弟悻悻朋友切切

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以終身矣

勿面不形於面勿貌不以貌勞徠之也導之以道而勿強謂以身教而不責善也悻悻猶怡怡也切切懇至貌遠者以貌所疎尚文也近者以情所親尚質也友以輔仁故能使德日立而所短日退也友獨申言者明倫立身非友不成也所守即守其所能者也君子守身之法即守業守約之法終身悒悒勿勿憚憚戰戰蓋終身不失此守也又首四句亦見荀子大畧篇

曾子本孝第二

此取首二字名篇下立孝大孝事父母三篇放此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

忠誠也下文皆本此意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庠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

命臨不指故不在九之中也庫舊作痺從戴校改

深不苛訾不苛咲登城不指城上不呼此弗憑卑即

不臨深也臨不臨即登城不指也庫通卑命疑當作

慢不登不履不憑三者一頭步不敢危其身也不苟

笑訾訾不忽造次四者一言動不敢慢其身也身者

親之遺體敬其親斯敬其身內九不取外九不招則

忠誠見於守身矣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

口煩言不及於已

此忠誠之謹於言者也死猶絕也

子唯惡言不出故能止人之流言揚人之美言而免

人之煩言也其要在自謹其言始首二句亦見荀子

大畧篇 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倖孝子

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險塗

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此忠誠

行者也孝子以守身為要故唯有安常盡分之守無

苟且妄求之行中庸居易行險二語蓋本諸此游之

守其常也違之反是也或者意外之虞也能使其父

母信其子而不憂之蓋忠誠所孚也險隘不爭先亦

君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尊也父死三年不

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致敬

也忠誠不以親之存沒而異也玉藻云親在行禮於

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是不肆行不自專

也三年不改謂田宅婢僕之類以及居奧坐席行道
立門之禮不遽變舊蓋居喪憂戚之中不忍遽死其
親也父之朋友謂父執也率朋友以助敬則謂已之
朋友也助敬猶孝經所謂合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
之意。右五節為一章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

孝也以力惡食王者不敢臣三德

王者二字舊作任善戴盧孔三校本

皆仍之然義不可通今據盧注知是王者刑近而訛耳。君子謂卿大夫劉氏曰卿大夫以保家為孝故以正致諫蓋情微而義重矣士以保身為學故以德從命情伸於義也孔氏曰以力惡食者分地任力養之以甘美而自食其惡也盧氏曰王者不敢臣三德此謂王者之孝也三德三老也。右一章為一節
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

祭祀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上子字舊脫依盧校補。為位

而臨之曰莅劉氏曰生盡德義死盡哀敬終子之身而無不自盡之心忠之至也斯孝之成也孟子述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蓋曾子聞諸夫子而孟子又聞諸子思者

曾子立孝第三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

淮南子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

之闈劉氏曰前篇言忠者孝之本本立而用斯行焉禮則所以行之節文如曲禮內則所記者是

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

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

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

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

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

事君兩順字盧本皆作訓。此節疑當在五節君子之孝也之前

故與上下文皆不屬若置彼處則此皆首二語正與

第五節責已不責親之意相承也其所推言兄弟君

臣者亦與末節忠臣事君弟事長之文相屬矣劉

氏曰此即夫子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之意由子

而推則為弟為臣之道皆孝也盡已而不求人忠之

至也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

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歡欣忠信咎故不生可

謂孝矣忠愛以敬申首節忠之用禮之貴也盡力而

有禮愛而敬也莊敬而安之敬而愛也有過

則委曲幾諫而無厭有命則勤勞敬奉而不惰歡欣

見於色忠信存於心是皆悅親有道自無咎尤變故

欣以敬盡力而不面與此文意亦同不面不形於面

也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

故禮以將其力忠以入其敬飲食移味居處温愉著

心於此濟其志也舊作敬以入其忠蓋誤互今據上

文義乙轉。此申上文盡力有禮

莊敬而安二語也小人猶言細民也庶人徒知盡力

奉親是謂能養而已故夫子告子游以敬也不入謂

親不安之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故夫子告子夏

以色難也移味者問所欲而敬進之是亦禮以將力

之一端也温愉者孝子必有和氣愉色是即忠以入

敬之意也著心猶言注意也濟其志謂遂其孝親之

願。右並首節凡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

三節為一章

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也上舊有子曰二字據盧注篇後總數凡三百二十四字今數之多二字知為衍文刪之兩入字他本作

人誤申上章微諫不倦之義也親納其言則吾自任其前此之過所謂過則稱己也諫若終不能入則

從而為之辭說以解其親之罪使若出於己者所謂子為父隱也引凱風之詩證子之詞者謂七子自責

任罪之辭以證吾詞其罪之義也引小苑之詩而言不自舍者謂不舍其自反之心以申可入任過之義

也不忝即所謂不恥其親斷章之義也劉氏曰合可不可而一於自責自脩如此庶幾不虧其身不辱其

親矣忠敬之至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

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

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

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三德一事所謂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也孔氏曰可謂知終者蓋孝終於事君弟終於事長君子

以其孝弟知其能終。右並前第二節為一章

曾子大孝第四

曾子論孝三篇皆由淺而深由約而廣此篇乃曠言尊親不辱之旨以明踐形盡性之學乃三篇之歸宿故小戴禮記獨取祭義其文與孝經表裏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弗。此三孝以德大小言非以位言也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尊親也一舉

足出言不敢忘父母不貽父母惡名是不辱親也左右就養無方是謂能養此與下節非必一時之言而

義則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相發

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

於道參直養者也焉能為孝乎謂小戴作以為此申尊親之誼也公明

儀曾子弟子親意未形而先體之親志方著而善承

之諭者開說曉辟之謂直特也曾子蓋以己之親行

皆中道不待已諭而已又未能養志也特養口體而

已然論父母於道豈徒言辭口說之力哉中庸言說

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說於親矣瞽瞍底豫而天下

化非至誠動物者不能也責善直躬之流未足以語

也此身也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

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

於身敢不敬乎無戴記節首有曾子曰三字居處上

申不辱親之誼也孟子言事親為事之本守身為守

之本哀公問篇曰身者親之枝不能敬其身是傷其

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故敬身守身

事親之首要是傷其本居不主與坐不中席惟踐形始

能盡性則不莊者是忘其親而非孝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則不忠者是昧其至性而非孝親親而仁

民合有姓歡心以事其親則莅官不敬者是戕其仁

而非孝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弗悅親斯不信乎友

則朋友不信者是孤矢干戈衛社稷死而勿殤則非孝

無勇者受國法墮家聲而非孝遂成也故烹熟鮮香

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

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

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

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

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小戴首句無故字作亨熟羶

衆無久為難久可能也七字終也作終矣此言養與

孝之辨也養者庶人之孝非士大夫之孝宗族鄉黨

無間言則孝於家而成教於國是德之本而教之所

由生也孝固非養無以行之然不敬何別於犬馬故

敬為難嚴威儼恪非所事親必愉色婉容而後親忘

其敬故安為難事親而能使安之善矣然孝子之心

不敢自保無一息之懈又必至於能久焉至於安久

而事親之道全矣而又曰卒為難者人子於親無存

歿之殊必也生則親安之死則鬼享之故又當慎行

其身不遺親辱方謂能終能終即能卒也內則篇曾

子曰孝子之身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

也義與此相備劉氏曰久而卒也者終身之敬也敬

父母也者敬其身也敬其身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

不以辱親庶能有終乎

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

者也彊者彊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

自反此作小戴無忠者仁行者二句體作履。九此皆

義自為訓也義宜忠中禮體者以刑聲為訓也以五

德自盡諸身謂之行終身行而不懈謂之彊各舉一

端則莅官敬者仁之事戰陳勇者義之事事君忠者

忠之事朋友信者信之事居處莊者禮之事事然上文

於此五者皆云非孝正以其即仁此宜此中此信此

體此故也然則孝子之行此而至於能久且卒也亦

即行此彊此而已孟子推事親從兄之寔而至於樂

則生生則烏可已故樂自順此生犯上作亂由不孝

弟五刑三千莫大不孝故曰刑自反此作天下之道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孝子見之則無

非孝也。劉氏曰：仁義忠信禮樂性之德也。一孝立而所性之蘊全體之矣。此敬身之至者也。孟子事親從兄之旨，蓋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乎本諸此。

天地衡之而衡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

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小戴節首有曾子曰三字，無首九字，上衡作溥，下衡作橫。置通植。

衡通作橫，亦訓克。滿也。施延也。無朝夕猶言不舍。晝夜放至也。準等也。劉氏曰：經常也。孝無師而不準者

以其常也。常也者，性之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又何間於後世乎？聖人立天下之大經，而人物

之性，由此盡。所以無施而不準也。此大孝尊親之道也。右五節，依小戴當分為四章。然義皆一貫，文亦

相承故合。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為一章。

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

勞，與可謂用力矣。小戴慈上有思字，又小孝用力下即次以慈愛二字，尊仁二句又次

之博愛二字，又次之。別記曾子論孝之等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形於四海，是謂博施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祭，是為備物。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美前王孝量無匱竭。此王者之也。尊爵莫如仁，而

以尊其親，安宅莫如義，而使其親安之，所謂不施勞而底豫。故曰：用勞，此士大夫之孝也。慈愛上小戴有

思字於父母之慈，則思而不忘於己之勤勞，則忘而

不思竭力耕田共為子職，此庶人之孝也。或曰：慈愛如內則慈，以甘旨之慈，謂已慈愛其親，不增思字亦

通三者雖以位分，然惟博施備物，王者專之，尊仁安義則人人所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

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以哀祀之加之如

此謂禮終矣小戴作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又別記曾子之言事

親所以道者也喜而不怒也。不思常副親之愛也。懼而不怨。思所以解親之意。蓋人子固有生而不逮事其親者。

者專指哀祀之意蓋人子固終身之喪則不逮事其親者。亦有中年即棄養者。若非念終身之喪則不逮事其親者。

時心有弛時豈啟手足全歸受之誼乎。本篇曰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小戴

又作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蓋即上章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之意。與此義互相

備也。右二節皆禱記所聞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

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

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如爾之問

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

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於是有憂色小戴無

助字亦多有增損惟大戴無不辱其身四字。今案下

節身體分承則大戴必有脫文故依小戴補入。頃當

作頭。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天之所生以下十句皆夫

子語今予以下乃子春語也不虧體所以全形。若曾

子之啟手足是也。不辱身所以全性若曾子之得正

而斃是也。天地之性人為貴形體即天性。故孝子之

全歸全其所受諸天者而已。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楊倞注云半步為跬。頭與跬同。然則故項當為頭之省。不必如鄭注作跬也。

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也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

小戴四不敢上各有而字殆下無也二字憂作羞末句無則字。此子春推夫子之意而言也。道待舟者紆而安取徑游水者捷而危是輕以遺體行殆也。已以惡言加乎人人以忿言反乎已。是辱身而憂其親也。夫君子非禮勿動非禮勿言。豈必懼危辱而謹之。而自孝子守身之誠視之無往不與親身相關。故知不備百行不足全一德也。故曰敬身孝也。孝即敬也。稱先父母者。艸木以時伐焉。禽獸疑樂正子此時親已沒也。

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謂也。戴節首有曾子曰：三字而屬之於無思不服。此之謂也。之。下。又。艸。作。樹。伐。木。作。斷。樹。此。別。記。曾。子。所。述。夫。子。語。以。推。廣。上。節。之。義。也。艸。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射。祭。獸。鷹。化。為。鳩。然。後。田。獵。設。蔚。羅。此。所。謂。時。也。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大。豕。亦。所。謂。時。也。親。者。必。仁。民。仁。民。者。必。愛。物。人。子。之。心。無。一。息。不。孝。即。無。一。息。不。仁。民。者。必。愛。物。人。子。之。心。無。一。息。不。孝。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殆。與。曾。子。同。篤。孝。者。歟。然。則。禽。獸。以。時。殺。焉。可。資。吾。給。養。乎。曰。亦。有。所。不。忍。也。上。古。禽。獸。偪。人。無。爪。牙。齒。革。之。利。故。聖。人。作。網。罟。弧。矢。以。衛。人。而。除。害。非。利。其。養。也。中。古。以。後。人。強。弱。孤。寡。以。衛。人。而。除。害。非。利。其。養。也。不。絕。其。不。殺。也。於。是。定。為。中。制。曰。不。網。不。射。宿。不。竭。澤。不。揜。群。不。殺。也。不。取。以。節。流。而。止。殺。皆。非。得。已。也。而。世。俗。說。者。謂。殺。不。以。時。則。傷。仁。以。時。不。殺。則。傷。義。仁。與。義。固。若。是。相。背。哉。以。驕。虞。以。歎。仁。人。公。劉。不。踐。行。葦。子。

產畜生魚尼山畜賜生宋儒庭州檻柳皆全其生意
斯仁孝之盡致矣。右三節為一章

曾子事父母第五

上三篇論孝已備惟未及兄弟之道故又專記其告單居

離事親事兄使弟者與論語告子夏問孝之旨相近或亦因其人而語之也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句愛

而敬單居姓離名曾子弟子下二父母之行若中道

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諫

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之諫達善而不敢爭

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已為無咎則甯由已

為賢人作亂中去聲下放此。中道合乎道也孔氏

致之者與立孝篇吾辭其罪義相備也從順也無犯
者事親之義故諫而不順亦非孝也達善謂以善言
達於親也由已為無咎則甯言諭親於道使無大咎
則可以安將責善於親使由已而為賢人則非無犯
不責善之義也原案有子言為人孝弟而好犯上作
亂者未之有也諫則近於犯爭辨則近於作亂矣昔
人言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然又謂從命非孝父有爭
子何也蓋彼之見親不是謂於親待已怨不可磯若
親有他過並非待己之事而至誠惻怛欲去不是以
成其是豈中懷磯怨之比乎但諫君與諫親不同合
立孝篇及此篇觀之孝子無私憂樂父母所憂憂之
其義乃備

父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

尸立如齋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

得為人子之道也各本作無私樂此從方氏孝儒所引增。以父母之心為心而無私

憂樂焉孝之所至也巧變曲當親心也石齋黃氏曰因
變者嬰孩之所貴也故父母之憂樂與嬰孩比也因
諫達善反於嬰孩此之謂孝術也原案若夫以下六
句小戴取其上二語入曲禮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
其下四語又取入祭義而少變其辭云儼威儼恪非
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漢書儒林傳王式述客歌
驪駒主人將歌多庸歸之語曰在曲禮服虔注云在
大戴禮今考兩章皆無此文蓋小戴既擇取大戴諸
篇而各有增刪故曾子之文或錯見曲禮中而王式
所引曲禮本文今反不見也東漢時大戴八十一篇
原本与小戴並行故服虔得見之
未知何時佚去矣。右三節為一章 單居離問曰事

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句尊事之以為已望也兄事之
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
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之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

養之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尊以為已望不

敢齊並也不遺其言奉命唯謹也中也養不中不但
為父兄者然也為子弟者亦有然苟心雖愛兄或以
其行有非而簡於禮貌是以賢能踰之矣或外雖敬
兄又以其行有非而遂少至情是心疏視之矣內外
養之愛敬交盡弟
道与孝道一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

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

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

之矣盧氏曰嘉事冠娶也正以使之謂使之以弟道
也兄事之且以兄禮敬之也屈事兄之道然猶

不變則怒罰之劉氏曰舍之者姑寬之也有不
屑之教誨焉愛之至也所以濟教之窮也曾子

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夫弟者飲食以齒

力事不讓辱事以齒執觴盃豆而不醉和歌而不
哀不橫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
見於言色未成為弟也夫弟者三字舊誤在不衡坐之上今依孔校移於前。此
曾子別言事兄之道即上文養之外不養於內之意
也自亦由也與猶貴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貴由其
小者以下皆小者之事飲食筵席之間必循齒讓而
至於事力辱事則不然者有事弟子服其勞也考工
記飲一豆酒是豆亦可以盛酒也歌聲激楚則悲壯
動聽不哀不敢長歌也衡坐並坐也不苟越謂先生
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也干犯也逆色忤
色俛俯同不見於顏色煩勞而無愠容也此皆禮之
小節耳必至性潛孚使兄日進於善而不知乃為禮
之大者。右三節為一章

曾子制言上第六

孔氏曰制言法言也篇大故分為三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
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
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
道而強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
求也首六句亦見荀子大畧篇禮之為道自卑而尊人者也行之一身則為德行立之一世則為分
義未有上犯其尊且老下傷其幼少與賤橫行其道
以強立於一世而可謂之庸行者也幸而天下無道
未有能知禮義者以正之故得若此其能容於堯舜
之世乎求誅責也此言君子之行所以守分而循己
不可矯激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
以犯世

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

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興道者欲有所自見於世非為己之

學也有恥之士自盟本心無為其所不為而已贏盈滿也由富貴興道由貧賤興道是皆有所為而為之

其不驕或以之要譽其不諂或由於憤世皆難保其不喪所守也劉氏曰行道之士君子未嘗不貴第恐

其由世而行也由世而行亦由世而喪矣惟恥非道者以身殉道而後貧富貴貧賤處之如一矣此內外

人已之辨也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廐陰

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不

聞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

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廐隸書牆字不聞二字原

作明字王氏據羣書治要校正此蓋因天下興道之士專求人知故又借為不善者之無微不顯以明為善者之闇而必彰也天下之惟恐人知者至鄙夫婦之私期密約極矣然未有不立為人知者然則不

善者母謂人不我知而姑為之善者母謂人不知而急於為其有孰仁義而莫之聞者亦行之未篤故

耳方自反之一不暇鳥有舍己以外求者乎殺六畜不當及親即殺一獸不時非孝之意輕殺一物此不仁

之小者也使民不如此篤行仁義者其尚及親失國皆至小而關至大如此篤行仁義者其尚及親失國皆

乎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改

也故惡極而不可揜罪大而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不可解。右三節為一章

沙在泥與之皆黑故人之相與也辟如舟車然相濟

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

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

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喻擇交之要荀子勸學篇云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蘭芷漸滌君子相與以下皆喻友能其質不美也所漸者然也人之相與以下皆喻友能

輔仁之益達猶禹貢達於河之達先謂齒德也前牽為軌後送為推亦借喻於舟車也法言曰率馬以驥

史記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皆相資取益之謂也君子

之為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為夫

人則否在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

杖可因篤焉旅元本作依誤。此又言人當能下也盧氏曰行則為人負者分重分輕班白

不任而弟達於道路矣孔氏曰寢其趾寢於長者席末也原案使之為夫人則否者言代負寢趾皆已所

以事長之禮有時身為彼人而待夫年之少於我者則又不敢以此責人之尊已矣蓋執謙之道當然也

賈廬郎也野古通以為野字謂廬舍也據安也旅逆旅也杖依也篤親厚也三事皆設言縱有時而值此

但能守弟道則偶爾所依者皆因不失其親矣富以即忠信篤忠蠻貊可行之義。右二節為一章富以

苟不若貧以譽生以辱不若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

已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此又一時之言即首章富不以道則

恥之貧不以道則恥之之義惡貧不若惡苟之深畏死不如畏辱之甚然后為真能有恥君子謙謹下人

毫立異而卒異於鄉愿者以此此節春秋繁露引之以責齊頃公不死於位

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

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孔氏曰同師曰朋執友曰友其下有相見相問

相揖相趨相踈異焉君子皆謂面朋面友不讎其讎也盧氏曰族人謂絕屬者。原案復讎之說曲禮檀

也

弓白虎通周禮調人說各小異然此處特舉以明視
死如歸之例非專義所重也故通上為一章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德如無德舊謔作教据盧
注改。史記載老

子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豈古語而
各述之乎疑因下節病下人不事賢之意而記之也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

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

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白終其世而已是謂窮

民也達謂心通也循行達矣之達訓至也此親也病
恥也欲作欲行也重言惑闇猶荀子成相篇所

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也窮窘困也欲致知在於學
古而好問欲力行在於親賢以輔仁道本平常惟無

知故張儀何之而險矣勤學好問則其足之杖而瞽
之相也君子有盛德如無方將以能問不能況賢已
者而不肯事有不知而不肯問乎恥於一時之下賢
而終身為人下君子深憫悼之荀子曰人有三不祥
少而不肯事長一不祥也薄曲直有懸矣然而遇仁人
也人有三必窮知行淺薄曲直有懸矣然而遇仁人
不能推遇智士不能明

此仁人之必窮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
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

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
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知相

知也

主若主顏讎由之主此與論語答子張問行同意。
右三節為一章與第二章皆虛已取友之意

曾子制言中第七以下四篇皆詞屬
義貫不復分章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靜哉貴其能守也夫惟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能達謂顯聞也盧氏曰何功何守者問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也有二觀言有二等可觀也益譽損憂是其功也行道守仁是其守也劉氏曰功守之義亦難言矣進必有功者伊周是也若管晏猶卑卑矣退必有守者孔顏是也若沮溺猶僅一節之士矣曾子微有知之則願也莫衷不掩歌聲若金石斯其流亞歟有知之則願也莫知之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

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說我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匆匆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各本首有其功守之義五字孔氏謂係上節盧注誤正文今刪之有知之則願以下言君子不荀希富貴有說我則願以下言君子不厭貧賤二者皆以知不知說不說為言蓋榮名者厚實之資君子所深恥也吾不仁其人謂心不以其人為仁也正直其行自取重於世則不假貴取寵矣互相講說祇取益於身則不比譽取食矣假貴取譽皆求知也悒悒勿憚憚皆不說也有知我說我則亦願之未嘗必知希而我貴也苟吾自知自說非庸碌而無得也知我吾無訴訴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

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詘行以取位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句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枝不被此則非士之罪也四支不被下各本有詩曰行有死也有士者之羞也人尚或謹之十字戴校謂是盧注混入正文者今從之刪。上言君子貧賤不易所守此節則極之死生禍患而不移其守也知我無忻忻則較知之說之則願者而意更顯矣不知我無悒悒則較苟吾自知自說者而詞更決矣宛詘屈皆曲也仁者不違其本心智者不昏於義利曲言詭行是以道德易富貴也陳其所當為曰言陳其所不當為曰諫

衡塗而僨說苑篇說叢篇引作橫道而偃列女傳黥婁死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首則足見覆足則首見四支不被之謂也劉氏曰小人以智免禍而君子有時反以智殺其身則亦異乎世之所謂智矣必忠者必而見逐見殺焉雖辱猶不辱也而况肯變其所守也哉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惟以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赫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

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
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沒其身亦可謂

守業矣

舊本唯以下脫仁字沒諱役今補正。此因上文言君子守死善道若人情所難能者故

又借人所同欲之富貴以發之能篤信好學而后能守死善道也世人惟知土地人民有形之富貴而不知有天地爵廣居無形之富貴是以不好耳古有以匹夫而有土地人民者莫如舜而舜當日則惟以言坊行表天下歸仁而致之焉欲學舜者其先後緩急固有在矣今人但說舜有形之富貴是以必不可得如將說舜無形之富貴則反躬勉仁求即得之古有求仁得仁者伯夷叔齊是已彼其窮餓以死豈亦有舜之土地貨粟然其一言一行天下法之後世楷之初不聞以其窮餓而與舜稍有加損焉是以君子忘寢食竭終身而思此者非他焉亦惟自守其業而已仁義者士之常業所宜篤好而死守者也此節首數語

即孟子引曾子彼四語與立事篇同蓋曾子曰省之吾義之所本也末四語與立事篇同蓋曾子曰省之學如此故再三言之孔氏曰首陽山即雷首之陽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山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也凡樹臬以著位曰表舞列之表曰綴言為人準望也

曾子制言下第八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
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

其朝交同謂上下泰交朝無忌諱君子行道之時也

守所謂危行言孫也平言謂不危言然亦無改其所聽而不賢謂不以為賢而用之也不聽則並不往說
即面從而不用其言亦旋去也臣列女傳孟子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

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土聽而不用則是以君子

不踐其朝蓋孟子聞諸子思者也

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道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

調矣首句下舊有及郊問禁請命六字戴氏謂係盧注誤入正文今刪之道字舊作通今據盧注云

師敗不苟免也知是道字之誤調古諂字○未入其

國則及郊必問禁此周身之智也既仕其邑則危難

不苟免此臨難之義也是則秉守禮義之士其平日

必無有調人求利之行矣上文以時言此以地言也

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已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

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

之聚群嚮邇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鳩若入焉國

無道則鳩若出焉如此之謂義通舊作通鳩舊作突

據盧注改正○為已

說求人也說已也居已尊自處於尊也乘陵也長君長

也相輔也奉仁為主而以義輔之後漢書嚴光傳所

謂懷仁輔義天下悅也孔氏曰嚮邇寇盜則吾與慮

言人有與寇盜親邇者則為憂之也盧氏曰詩云鳩

彼晨風鬱彼北林出者如大鳥夫有世義者裁仁者

奮翼而去也毛傳鳩疾飛也

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

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潭之汙聚橡栗

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

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裁舊誤作哉從孔校改○禍有世猶言有時也不入不

見受也使用也遠去也裁病也殆危也恭者禮法之

士慎者老成之人殆於罪之殆謂幾及也錯居也言

天下無道則隱也橡栲實列子說符篇夏食菱芰冬

食稼粟即此也。生耕稼言畢，生耕稼也。並耕為耦，五耦十人。荀子大畧篇亦有此二語，但五耦作耦立耳。車前橫木曰軾，古文者謂秉德不調者。則俯而憑軾，秉德之士即上文所謂秉德不調者。

曾子疾病第九

此曾子自道所學深切示人，乃十篇之樞要也。辨義利敦孝弟

而後尊聞行知以進之，取友輔仁以成之，皆立身盡倫至要而首之以為己務，實終之以有恒。

不倦則又曾子存誠之要也。論語記曾子有疾，訓門人孟懿子者再此，又記其疾中訓二子，檀弓則記易簣以終焉，以先賢之守身誨人一息不懈也如此。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

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

蓋舊作盡，據永樂大典改。盧氏曰：元華其子，孔氏曰：檀弓云曾元曾申坐於足，據申字。西則華當作

申，形似誤耳。源案荀子及說苑皆約取此篇，而文有異同。荀子法行篇無抑首，曾華四字，說苑作曾元抱

首，曾華抱足而韓詩外傳亦載曾子喪妻不更娶，曰以華元善人也。皆古者申華二字形謠之證。抑按也

謂撫摩也。微乎，嘆詞。顏氏子淵也。論語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說者亦以為顏子也。劉氏曰：曾

子病革，遺訓其子且欲竊附於亡友而猶自歎焉，因以啟人之聽聞，其所感者深矣。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華實植

所生也。曾子之學，鷹鷄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鱉

龜鼉以淵為淺，而掘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

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鶉即隼字，

鶉古增字。物攝舊作慶，荀子載此文作掘，亦與窟同。劉氏曰：凡

物以利而中害者多矣，以利害義而辱不至者未之

有也。

有也故君子視利若將挽焉所以達辱也辱莫辱於
衾影之地而捷市朝為下。原案荀子說苑載至此
止大同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
小異

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
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
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
及而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以言人也大小以事言
也言未能說親則不敢出門取友未能孚其家庭則
不敢求諸宗族鄉黨邦國未能事親從兄則不敢遽
言事君治民教人故荀子法行篇引曾子言內人之
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即此意也六十曰耆五十
曰艾此極言孝弟之宜亟也人生上壽無過百歲而
此百歲中其疾病老幼皆不能孝弟之時惟壯盛可

以自盡則父母已皆疾病衰老矣事兄亦猶是也交
友事君治民教人已失於前尚可補於後若親長之年
去而不返失之於今豈復望補諸將來哉是以曾子
風木椎木之嘆季路負米鼎食之悲皆因親戚既沒
而傷孝有不及也唐李勣言姊年年老已亦老雖欲
數為姊煮粥得乎亦因年既耆艾而懼弟有不時也
五倫之中莫先且急於此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一樂也楊雄法言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不得已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案墨子脩
身篇曰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不
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者不附無務外交事
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之治天
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言不遠身言之
察邇而邇脩者也文義畧同

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
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

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君子之學在於

進以成之言不作者為之難故身為言之主有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身為行之本有主有本則其學能

為已方謂於道有聞而異乎務外背馳者尊所聞則

篤信而他端不惑故知日高明行所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廣大其要在實加力於為己之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徒勞而罔益非君子之學也漢書董

仲舒對策引此而繼之曰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

內而致行之其知曾子之意者也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

矣與小人游職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

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

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

不陷乎哉職舊記作職又記作貨皆無臭義今依王

校改。學莫重於擇交交莫要於慎始事

之利害顯淺易見者人知去就惟久於化而不覺日

加損益而不知則機甚微係至重非熟審於始不可

也故重喻以申明之廣雅云苾香也職臭也鮑魚加

之以鹽而不乾藏諸福室使久腐臭者也次市舍也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已徇外而他求

君子之學在於

為已而知行並

進以成之言不

作者為之難故

身為言之主有

本則其學能

者不能及人故

身為行之本有

主有本則其學

能

為已方謂於道

有聞而異乎務

外背馳者尊所

聞則集義而動

必求慊故德益

廣大其要在實

加力於為己之

志而

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
人不盡其材與食疾子相反矣日省月考好學而教
在其中也樂人有善而亟與之人以過來告則立改
好教而學在其中也夫子不厭不倦之學惟曾子得之

曾子天圓篇第十 見序文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

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 句此以敢問

也而汝也言汝有所聞之則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

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

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 動物上首本乎天者親

者親下也圓形必動而動物象之方體常靜而植物

象之故以圓屬天方屬地淮南子所謂天之圓不中

規地之方不中矩四角猶四隅謂地方者但有窮盡之

區而有方隅可測矣今自北極至於南極首恒戴天

足恒履地如環無端從無隅窮盡之處可知渾天

之象地如卵黃水繞地而流人附地而行此無方隅

上下之明徵矣鄭注云地厚蓋三萬里春秋時地當

正中自此地漸漸而下夏至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

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

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地漸漸而下

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升

降於三萬里之中素問載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

之中大氣舉之周髀算經云凡日月運行為四極之

極頂者其地高人所居六萬里滂沱四隕而下天之

中央如倍蓋地法覆槃日光所照周回四極故日運

行在極北北方日在極南南方日在極東東方日中

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在極北北方夜半日在極西

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晝夜易處蓋以地御纂

性理精義曰地是渾圓之體非有方隅也蓋以地御纂

三萬里論則應以一萬五千里為中然如中國至西域已足萬五千里而在彼處視天地無異於中國但南極不出地三十六度北極不見耳然則地體渾圓無適而不為中也若是方隅之物則須有前後左右雖億萬終有邊盡之處然未聞地有盡處者可見其渾淪無窮而非有一定之中審矣

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

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景古影字。天

地之方圓以道非以形故五行萬物無非此一陰一陽之道所分也此節先以五行言之呂氏春秋云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荀子云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蓋陰陽者一氣之屈伸如人氣息噓為外景

吸為陰初非二物也至其生物之功寓於五行則吐氣者氣見質外合氣者氣歛質內而火日金水殊焉惟人稟陰陽之全故內含金水之體外兼火日之用也厚齋王氏曰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

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

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神靈者各本脫靈字此從高安朱氏本增

禮樂下舊有仁義二字案篇末止云此所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無仁義二字則此處因盧注仁近禮義

近樂六字而衍耳正學方氏謂此非曾子之言誤矣

窮受者隨材各得神與飛天與地之道也物生於魂而成於魄人死則魂上升為神魄下降為鬼是知陰

靜也。太陰施化之神靈體乎品物也。白虎通義云：精者陽之為神靈化之神靈也。神者出入無間。太陽之氣也。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亦同此意。禮樂之祖謂律呂竒耦之數制作等威之名法象乎陰陽也。此下兩節申品物之本三四節申神靈其粗者則為品物皆本陰一也。而其精者則曰神靈。其粗者則為品物皆本陰陽之氣以生而惟人為萬物之靈。禮樂仁義從此出焉。仁陽義陰。樂本陽。禮本陰也。順之則善而治，反之則否而亂。又以淑慝分陰陽也。夫人之生莫不各稟陰陽之精，抱禮樂仁義之德而精者不能不擇乎物。則不能無善否治亂之異。二者相為貞勝而第反其氣之初則固有善而無惡，有治而無亂道之所為貞夫一也。此盡性位育之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所以必待聖人也。歟。

專氣為霰霰電一氣之化也

從各本訛靜依高安朱氏本改。申陽施陰化。

也。各從其所謂不動也。偏則風俱則雷者。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淮南子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蓋陰陽凝聚，陽在外不得入，則周旋而為風。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是偏相致而俱相持也。交則電者，自仲春至仲秋，陰陽相交，氣相磨，軋則雷。電故埤雅云：雷與電同氣。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蓋陰陽暴格，有火生焉。其聲為雷，其光為電也。亂則霧。蓋陰陽暴格，有火生焉。其聲為雷，霧陰陽和則雨。故爾雅云：地氣蒸，天氣不應，曰霧。橫渠正蒙云：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下蓋陽氣蒸為雨。如其氣四散不收也。蒸鬱淋漓，反其結，故詩曰：白露為霜。雪者，雨之結，故詩曰：白露為霜。則凝寒是以結。故說文謂凝，雨為雪。陽勝則散，釋陰勝為霰者，劉向五行志：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得入，則轉而為電。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

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蓋專氣者謂一氣專成陰陽不和故霰電不能生物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故耳又埤雅云陰包陽為電申豐以為古者歲冰固陰沍寒而無電蓋陽無所洩電之所以生也化謂成形也劉氏曰造化陰陽之氣動靜而已分之則陽動陰靜合之則相別為靜相交為動陰陽之氣無時不交而嘗以不動者為之樞是故陰陽之氣互藏其宅陽不干陰陰不干陽若各得其所然所謂靜也動則有偏有俱有交有非一精之和有勝有專而風雨露雷之化出焉無往而非一精之傳化也若夫偏者有時而正俱與交者有時而退亂者有時而奪雖至動紛紜而終霽勝者有時而平專者有時而奪雖至動紛紜而終不過其則焉所以貞夫一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也是則所謂靜也

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為裸句而

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裸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裸即裸字句即胸字此句舊衍後字今刪役字宋本

倒在天聖人所從元本改。申陰陽者品物之本也動物皆天之生而天又自陰分陽走蟲食艸故象也介蟲石潛故介如石之堅鱗蟲水泳故鱗如水之也介蟲石潛故介如石之堅鱗蟲水泳故鱗如水之也惟此水伏而陰氣所生也大戴禮本命篇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裸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萬物之數也與此義同兆謂以火灼龜而兆吉凶管子云

龜生於水與之於火是也際合也龜龍為陰風火為陽是陰必與陽合而後能動惟人會陰陽之精而聖又精之精者故潛見飛躍不風而舉吉凶悔吝不火而兆且一氣感召則四靈為畜是役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曰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非人非聖而何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非聖而何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聖人慎

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

歷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

髮索各本訛宗從高安朱氏改。以下皆言聖人法地宗子宗子立而山川撫之鬼神依之宗廟享之則

各主之分數而於昏旦察辰宿之中見與伏以天審時二月之借否而歷生矣俯察於地知音由乎器管短則音上而清管長則音下而濁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皆由此定而律生矣律因地而主氣故居陰治陽歷因天而主事故居陽治陰相反而相為用者也歷以治時律以候氣其道一楊子雲所謂上歷施之律和之也歷律一道其數同其理同故黃帝作調何史記歷書引末四語作間不容翮忽相治而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

之名衰同縗。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為民望立之極也衰之言差所以差分親疏五衰謂五服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導民氣宣湮鬱也孔氏曰飲以養陽食以養陰凡酸人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

賢五方各有所偏嗜故各專一歲而五情之養亦不得其正調之所有以審民情也五色之位青東朱南白西黑北黃中也五穀盧注謂黍稷麻麥菽與月令所食同而鄭君說豫州穀宜五種有稻無麻也源案數必以五者參天兩地奇耦之數陰陽之序五牲之先後義也

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

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禳瘞是謂

五牲諸侯之祭下各本脫牲字從高安朱氏本禳各本訛穰從盧校改。詳言五牲者以其為品物

之有知而天地山川鬼神之所享也孔氏曰太牢舉

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以該豕也國語云士食魚炙

特牛以特牲大夫舉牛以牲祀以太牢舉以少牢祀以

會原

案此諸侯之大夫士也若天子之大夫則亦用太牢

士亦用少牢但天子之牛角握諸侯之牛角尺大夫

索牛也諸侯之大夫士惟喪祭則大夫亦得用太牢

士亦羊豕而常祭不得用故禮記云卒哭成事禘上

夫皆太牢下大夫皆少牢也庶人無祿則無常牲故

以稷為主謂之稷饋而不立尸凡祭之無尸者惟祭

殤之陽厭陰厭禮見曾子問篇此不言為陰為陽者

疑或兼用之蓋先祭於奧而後復改饋於西北隅乎

然庶人之禮要無可考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

未必有定節也而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重舉前文以結之曾子問篇於變禮無所不講天圓篇舉天地萬物之理以明人性之貴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或曰然則上蔡謝氏謂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非乎曰君子之學以盡性也苟先立其大則講變禮窮天地萬物之理皆吾性分所固有奚用心於外之有故學但有為己為人之外而遺內者俗儒夸別內外者告子義外之見也狗外而遺內者俗儒夸

侈之學也

古微堂四書卷六

邵陽魏源謹輯

曾子至孝言行彙記

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
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乎後世

陸賈新語慎微

篇。適輕重謂飲食多少適宜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援

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履然而起進曰參得罪
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
令曾皙聽其歌聲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
來勿納也曾子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

瞽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
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
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
義不孝孰大於是乎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
罪不自知處義難乎說苑。此事決不可信以曾點
為父以曾參為子春風童冠舞
雩詠歸是何曾次鈕瓜傷根此有何失而大杖擊子
久慶方蘇幾至殞生滅性豈視曾點竟如瞽瞍乎古
人冠子不管叱咤不及奴僕師于弟子止威夏楚良
吏治民僅辱蒲鞭而況聖門父子大賢者乎邱光庭
兼明書引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論之以小杖則受
論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與說
苑異莊子郭注亦云曾子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絕糧
而後蘇呂覽必已篇曰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

必愛故孝已疑曾參悲又論衡感虛篇曰伯奇放逐
而悲曾參見疑而吟皆諸子無稽附會之談姑錄而
辨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

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如若夫何哉曾皙使
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皙曰無乃畏耶曾皙曰
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
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

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曰心常知
有父師則其持身必慎其返

命必速若心不知有父師者則肆行自專故無如之
何也廣雅云畏難也臯也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
壓溺禮也白虎通喪服篇釋之曰畏者死也通典引
王肅禮記注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盧植注云兵及所

為畏他人疑曾子未歸或途遇患難而曾暫信其心
不忘父必無此也畏於匡之畏猶孟子言子有戒心
與前畏曾子嘗出薪於野客至家母以手搯左臂曾

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患乎母曰今者客

至吾搯臂以呼汝耳論衡感應篇。又御覽引孝子傳曰曾參門人樂正來候曾參

薪於野母蓄右指參負薪墮地旋頃走歸問母何患

母曰今者客來無所使故蓄指呼汝耳參乃悲然又

搜神記曰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

思爾蓄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又藝文類引

汝南先賢傳以蓄指曾子去妻蒸蒸不熟人問曰婦

墮薪為蔡順事曾子後母遇之

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

蒸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諫諍篇

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蒸不熟因出之人曰

非七出也參曰蒸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

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

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

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家語此二條

皆曾子後母事則前墮薪一條乃曾子生母時事戰

國策甘茂說秦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

子同名者而殺人織自若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

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

其母織尚自若也項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

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母信之也而
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云是曾子母慈也以曾
點之賢未必娶無恩之後母此事已在傳疑之列至

孔門三世出妻及曾子以蒸蒸出妻之說尤不可信
曾元曾申不請留其生母而請繼聚後母亦情理所
無其不可信更在前
條大杖厥蘇之上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閤淮南子說

山訓。漢書鄒陽上梁王書新序禱事篇節士
篇皆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曾子

居曲阜不水經注泗水篇。史記曾子南武
居曲阜不城人此言居曲阜謂受學於夫子

時也泗水篇云魯南門亦名高門以其高不與諸門
同門南隔水有雩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也高

門一里餘昔曾參居此梟不
入郭縣即曲阜之地
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

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

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

盤乎歛峯御覽樂部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琴操。
馬驪云一本作竭來歸耕歷山盤乎以晏

父母我心搏兮又御覽及藝文類聚天部引琴操曰
曾子耕泰山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
梁山歌又御覽人事部引琴操云曾子幼少慈仁質
孝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隨五土之利四時
之宜而進甘脆嘗耕於泰山之下遭天雨雪寒凍旬
日不得歸乃作憂思之歌此云歷山者引舜事以自
喻若殘形之操雖見於韓詩外
傳昌黎曾和之然詞無足錄也
曾子曰往而不還者

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在
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
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

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椽題三圍轉轂百乘

猶北鄉而涕泣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

有母之尸饔韓詩外傳。雍毛詩作饔。此與上條

意莊子寓言篇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鐘不洎吾心悲即此事也木欲

直而時不待子欲養而親不待與說苑載子路言州

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之語相近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

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

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韓詩外傳。案外

寶而迷其國者不可以語仁害其身而約其親者不

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

擇官而仕故君子短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

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謀貧焉故也

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曾子曰母在之

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御覽

子部引孝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

若與之曾子涕泣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荀

大畧篇。楊倞注云泔與皆亨和之名未詳其說原

案漢書楊雄甘泉賦秬粢泔淡注云泔淡水貌也是

泔之者謂以水淹之成瀋汁不復亨煮也老子釋文

及楊雄太元注並訓與為暖又禮器篇夫與者鄭注

云與當為豐孔注謂以豐煮為義是與之者謂再以

火炊豐之使熟不餒敗也曾子涕泣蓋謂誰非人子

誰不以守身為重豈我獨有異心而不懼其傷人哉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誰不以守身為重豈我獨有異心而不懼其傷人哉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由陷於不知也故既聞而悲之楊氏不注意侶謂懼傷

他人亦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即君不
失之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
不得葬昭穆之域也白虎通喪服篇。即檀弓死而
不弔者三畏厭溺之意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
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

附孝子之道也荀子大略篇。可見可聞謂無不可
告人之言行也然後在邦無怨在家

怨無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

目安其寢處以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
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則內

劉氏彛曰婦之養舅姑孫之養祖父母皆當如是
故統曰養老方氏慤曰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貽其

憂志有所欲則不違之以順其命吳氏澄曰忠養謂竭
盡其誠心以養也父母既終之後無復有怡悅心志

耳目寢處等事矣但於父母所愛敬之人與物終身
愛敬之亦可以見其以父母之心為心未嘗須臾忘

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
故舟而不遊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安宗廟可謂孝

矣養有五道脩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

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禱

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

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

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孝行覽淮南子曰公西華

之事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事親也若事嚴君烈

主其於養一也淮南子齊俗訓。孝如曾子義不離

親一夕宿於外戰國策蘇秦曾子見益母而感毛詩

中谷有推疏。釋文云推韓詩謂為芡蔚廣雅又名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嘗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

薄枕之高卑藝文類聚人部孝類引尸子。案文選

首二句為孝已事然御覽孝已一本作孝子則子已

聲近而誤也又藝文泣類止引首句而注云已具孝

篇則蘇子瞻譏程子親在不當通喪禮案禮記言居

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者以二禮繁重雖平日講貫

臨事猶須重審況平日絕不寓目而臨事倉卒取辦

豈有當子子張歿於夫子後而檀弓載子張死曾子

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是曾子問一篇皆親在時以

喪禮質諸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為之止也。淮南子

鄙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皙之家周公非不

忠曾子非不孝也以君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

親不在車馬潛夫論曾子言行彙記子貢對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若不

及先生難之博無不學其貌兢兢其德敦其言於人也
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嘗以皓皓以是眉壽是曾子
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
也忠德之本也參中夫四德者以是稱之大戴禮。舊本脫博。
無二字依孔校增。先生難之博無不學言可當先
生長者之問難而不窮也兢兢也橋通作喬高也大
人公侯也皓通作浩班固答賓戲云孟軻養皓然之
氣家語載此文作其驕人也常以浩浩義同以是眉
壽言以是終身老而不衰也 曾子曰鑑不辭形響不
辭聲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
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說苑曾子曰人而好善福

雖未至福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中論脩曾子曰伯夷叔齊仁者也御覽人事曾子曰

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荀子解蔽篇。楊

言有人能視其庭中可以搏擊鼠則是外物誘之而思

不精安能成歌咏乎源案是猶此人也惡猶於虐之

於深嗟嘆辭也搏謂自相搏也荀子此篇上文言學

道當虛一而靜故引曾子言人必屏去外誘堅靜淡

泊乃可與入道今有人庭中空寂鼠可相搏其間而

無驚則是其精專靜一足迹不出戶外故深嗟嘆之
謂可與我共歌 曾子曰或言子之善惟恐其聞或言
先王之道矣 曾子曰或言子之善惟恐其聞或言
子之不善惟恐過而見子之鄙色焉中論貴驗篇。中論申之曰故
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
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

也退功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我惡矣物博

志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

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

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

乎詩云涓涓源水不雖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

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荀子法行篇。親人天

為韻無與母同。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謂疏內而

親外即疾病篇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

求遠之意反謂乖悖也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

泉原也雖讀為雍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

聞斯言也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家語曾子

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鄉大夫

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

可謂安身矣家語。忠誠也謂誠能孚之子夏過曾

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

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

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

子可教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何謂三費曾子曰少

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

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
一言愈於終身之誦也韓詩外傳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

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

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

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

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呂氏春秋

亦見祭義不云曾子語又無五所謂字近聖作近道

近弟作近子祭義全引曾子大孝篇則呂覽此條稱

曾子當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

非無據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

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

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

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

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檀弓上篇。案檀弓載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與之

琴合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兩忘也是

子夏之居親喪亦未為不自盡而曾子責其使民未

有聞焉者蓋以哭子喪明人莫不聞而相形之故橫

渠張子謂子夏親喪之時尚強壯及喪子之時氣漸

衰故喪明也曾子之學以自反為主故其言云怨人

者窮怨天者無識方其往弔之始相向而哭聲情盡

然使使子夏引咎自責曾子未必哀憐而慰勉之也

乃未聞其一言反已而先出怨天無罪之言於是曾子傷其垂老喪明之情反小而傷其有罪不自知之情愈大是以勃然輟哭面數不怒蓋代為子夏訟過也子夏拜謝引咎真情感泣無所文飾所謂日月之食人所共見近世錢坫論語古注於七十子中獨推子夏能發明章句至謂論語檀弓所記諸賢論議異同及相切磋之言皆由門人小子各尊其師互相非議不足取信是以世俗之見待聖門何其陋耶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檀弓下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

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之舍而迎之

說苑尊賢傳

鄆即季氏之費春秋末自立為君故孟子載費惠公之言蓋世能尊儒猶是魯之遺風也此與孟子所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事相類而國地互異者武城即在費而魯兵即越兵也史記言曾子南武城人而國策甘茂言曾子處費後漢書王符傳章懷注云南武城曾子父所築在今沂州費縣西南南城即武城此在費之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如越考費與武城皆季氏之邑又正與越鄰故先攻之是越兵實魯兵故鄆人謂魯人攻我也魯數費之罪十而曾子所爭者九諒必皆告以尊公室

守臣節之道然則越兵來伐曾子无助私家固守之理是以出城歸家不與其事但以父母之邦墳墓所在不可他適故兵罷而復入城教授蓋曾子自為魯國之士魯人之師於鄆無與故孟子云曾子師也父兄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

諫忱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鮪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屈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身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知終身

不如二子者也家語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

母曰女還顧返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

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可與戲也

嬰兒非有知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

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母非以成教也遂烹

彘也韓非子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善

教也說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淮南子曾

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

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曳縋而歌商

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

故養形者忘利養志者忘形莊子讓王篇。衣久則裏完而表敝謂絮見也

腫噲謂有病而面色剝錯盈虛不常也。纓絕以冠久而易斷也。肘見以袖短也。縱縱衆多貌。謂履敝而其

絲綏綏然起也。若出金石中節族也。養形忘利謂養生之徒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養志謂曾子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

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於人求

人自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

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

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說苑立節篇家語同。御覽百

穀部引曾子同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

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

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

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

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行義則忿爭暴亂之詞遠若

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說苑脩文篇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

顏氏之材吾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

巢其上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
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
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
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說苑敬慎篇
又說叢篇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筭與子春
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筭與曾
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筭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

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檀弓上篇。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

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正
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
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頃刻間
耳又曰易筭結纓未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
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又曰易筭之際心是理
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矣整菴羅氏曰子路結纓勇
也曾子易筭仁也所居不同

曾子問

陳皓禮記注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裊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夫宗大祝皆裊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

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祝山

川攝主上卿之代主國事者也裊冕者天子諸侯六也等即階也祝為噫歎之聲歎者欲其歎響之也警動神聽乃告也噫是歎恨之聲歎者欲其歎響之也義也某夫也如初位者如初婦人也升舉幣舉而理之兩階之間也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上養子之官奉子以衰以衰服承藉而捧之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則太宰所立也告訖捧子之三人拜而稽首且哭凡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皆從西階降而反東在下者亦皆東而反其朝夕之哭位踊而襲衰杖成其為子之禮也奠出朝奠畢而出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
太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
社稷宗廟山川告于禰告其主也此時神主在殯宮因見禰而立其名故云乃名于禰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
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
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
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

入為禮而告之也視朝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奠者奠幣
五大夫之職事使無廢弛也諸侯有三鄉五大夫道
而月令冬祀行是也喪禮毀宗躐行則行神則在宮
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較於城外委土
為山川之形伏牲其牲天_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
也其神曰繫其牲天_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
長一丈八尺為制幣上章言冕而出視朝此言朝服
而出視朝者按覲禮侯氏裨冕今敬君欲豫習其禮
故冕朝服以視朝諸侯相朝非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
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云諸侯相聘皮弁
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
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

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

重而後輕禮也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

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

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

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啟及葬不奠

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

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

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故柩車不

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以明

日啟父殯之期賓出之後孝子遂脩營葬父之事也

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

也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

也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禮不可缺故

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

幼者若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擯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

而婦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

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

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

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没而冠則

已冠掃地於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

者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人揖

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夫

廟廟在大門之內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

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三但冠禮三加之後設醴以禮
新冠之人今值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後也初欲迎
賓之時醴及饌具皆陳設今悉徹去又婦除冠之舊
位使淨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
也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
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
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
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
天子天子設奠於大廟中賜冕服弁服其受賜者榮若之
命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之時惟有冠
之醴無冠之醴醴是以酒為燕飲醴則獨禮受服之
人也其禮如此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沒而冠
謂除喪之後可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
而冠斬衰不可。疏曰吉冠是成人之服喪冠是喪
時成人之服謂之醴者酌而無酬酢曰醴醴重而醴
輕者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醴之所以異於醴者三加
之後總一醴之醴則每一
加而行一醴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

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

弗舉亦非禮也然孔子問祭而不行旅酬之禮何祭為

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賓弗舉者

賓不舉以旅也言此祭主人得致爵於賓賓不可舉

此爵而行旅酬也此爵而行旅酬也此禮也大神則可旅

酬矣孝公隱公之祖。朱子曰旅酬此禮也酬導飲也旅

蓋宗廟之中以有兄弟之子各舉禪於其長而眾相酬
其敬也又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
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
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
又自別舉爵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
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
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
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
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有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
有殷奠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
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
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
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
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
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
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己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
子又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
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

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
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人不
克數則取大功以上也。疏曰反之者
反取前人執事者克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
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
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
齊衰不足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大
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
則是虞與卒哭之祭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
祭又何助於人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
以助為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總麻

之服助他人之祭乎
何得助他人之祭乎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

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

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

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

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

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
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也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也

名如無伯父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婿雖已葬其親

而喪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

使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

為兄弟者言之繼此不得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

之義亦親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使某致命

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

昏之命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禮也
及婿不取而後此女之嫁於他族禮也婿成昏婿終守前說而婿不取而後此女之嫁於他族禮也婿成昏婿終守前

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婿之

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
然後別有所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

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

死則女反嫁服更其嫁服也衣大夫妻展衣鄉妻鞠衣改

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為深衣

縞為總婦人治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

之喪女子在室為父三年父卒亦為母三年已嫁則

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

服亦布深衣縞總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

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

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

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也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

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

及總輕不廢昏禮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

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

為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

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

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

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

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

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即是一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義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不遷於祖不遷於壻而朝於壻之祖廟也

廟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屨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日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

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

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

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

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

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

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

言天猶不得有二日土不得有二王嘗禘郊社祭之重者各有所尊不可混并而祭之喪可得有二孤廟

可得有二主乎非禮明矣師行而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偽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為主禮也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問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既哀公為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為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訛為靈公實出公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遷廟主謂新祀廟也又名曰公禰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馮氏曰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先生曰此老聃非作五言者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曾祖禰入太祖之廟主出入而蹕止行人不欲其瀆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齋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
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
命也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
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
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
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
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

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

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

也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然天子諸侯不為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期是與己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證之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者為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為主者為其母耳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

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是

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義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

雨霑服失容則廢小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

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

法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

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飭不侑醑不酢

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已葬而祭祀

畢獻而已接捷也速疾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減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

迎尸入坐等禮矣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飭大夫祭尸

十一飭則知諸侯十三飭天子十五飭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

止而不行俟殯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飭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

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飭之數也醑食畢酌酒以醑口也說見曲禮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漱

尸飲卒爵佐酢主以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云主人受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啟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酌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

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及也。曾子所問如此

自啟至于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

後而祭祀禮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

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

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

侑醑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

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

祭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飯不

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醑尸尸酢主人即止

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

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也若平常之主婦及賓獻尸及祝

醕尸尸卒爵主酢主婦又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賓長獻尸
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蓋奠其爵于薦之左也待致
爵之後尸乃舉爵今以喪服殺禮故止於賓之獻也
士卑于大夫雖總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
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
之無服則可祭也。今按致爵之禮賓獻尸三爵而
止尸止爵之後執事者為主設席于戶內主婦酌
爵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以酌而酢爵主拜送爵主人卒爵
拜主婦答拜受爵以酌而酢爵主拜主人答拜主人降
洗爵以酌而致于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主婦
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而更爵自酌以酢此所謂致
爵也祭統曰酢必易爵
詳見特牲饋食禮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
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

乎練小祥也旅衆也言及他事則為忘哀況於弔乎
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
苴衰經杖為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
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矯偽矣非虛而何曾子既聞
夫子此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
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為之辭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

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

又何除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

殷祭禮也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忽遭

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

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後祥後方遭君喪

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後祥後方遭君喪

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

過時不祭禮也曾子之意以為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二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

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不追除服

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不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

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

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

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

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

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殷盛

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

則不往哭啟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

君之葬也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

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對言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恒在君所也若送父母之喪既啟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喪葬也下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

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為夫之君如為舅姑服齊衰故殷事亦之君所適妻也為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諡以稱之也稱天以誄之者天子之尊無二惟天在其上故假天以稱之也人君之事多稱天不獨誄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西關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即返也於是親

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從柩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著麻弁經疏衰而薦履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經也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也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兔布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殯猶以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之卒於外者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而歸也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改服而往而遂送親柩也既窆之後改服

無免於垣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

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

薦其常事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為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

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

歲之常事也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

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

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

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介子非當主祭者

略于宗子者有五焉若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之者舊說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亦或記者之誤與今依次釋

之不配者祭禮初行尸未入之時祝告神曰孝孫某

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子氏之類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于皇祖伯

減毀不言以某妃配也不綏祭者綏字當從周禮作隋

謂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是攝主故不隋祭也

假者假字當作假福慶之辭也尸命工祝承致多

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亦以避正
主故不報也謂神不旅酬也詳見前章不厭祭者厭
是饜飲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
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
在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也陽厭者尸設之後佐
食徹尸之意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
厭制禮之意俎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庶幾
其享之而厭飲也此言不厭祭不為陽厭也以先後
之次知之而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
奠爵於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俎之南不舉
之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
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也非
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宗
弟宗子在彼國不得親祭故使其攝主為兄或為弟
也故云使其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為兄或為弟
也若尊卑不等或謂之宗子矣列或是
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
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
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
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無罪而
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
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
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
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適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
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
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祇見其誣罔而已先求古人制禮
之義而率意行之祇見其誣罔而已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

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胙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

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曰祭殤之禮略而不備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孔子言雖是宗子死在殤之年無為兄弟之道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其族人中與之為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亦從成人之禮用特牲者以其為宗子本用特豚今亦從成人之禮用特牲者以其為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故不舉肺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胙所敬也主

人敬尸而設此俎今無所俎以無尸故也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祭則設之重古道也

今祭殤禮略故無玄酒也祭常主人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祭常主人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

共養之禮已成也祭常主人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

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亦無尸廢此禮是謂
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與陰暗之處厭也凡殯非
宗子之殯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
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
中西北隅得尸之明白處其尊則設于
東房是之謂陽厭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
老聃曰止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
曰禮也反葬而止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
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
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

而舍夫柩不蚤出不奠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
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

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云

壙道也有變
變常禮乎且

不乎不變常禮乎柩北向而出道右則道之道東也
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反日光復常也舍奠晚止
舍而設奠於行主也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
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疢病也不以人之親疢患
謂不可使人之親病於
危亡之患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
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

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復死而招魂

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為謂之公館命停客之

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一說

公所為謂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土周

則葬於墓此葬于園園之中輿猶抗也機者輿尸之

具木為之狀如床而無腳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

往聖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

變皆棺斂下殤於家而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

如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為當

用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

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

遣車者亦不輿機而葬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

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

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

用棺衣棺自史佚始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

曰豈不可者謂何為不可也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

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宮中是此禮之變始於史

佚也舊注以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受宿

受君

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

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前驅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為君尸而弁冕弁士之爵

弁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驅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

子貢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

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此之謂乎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當

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乃致其事君

子指人君也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

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

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

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

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

有為為之也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

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蓋甚非之說利為

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

之利以用兵者甚非也

之利以用兵者甚非也

曾子論禮附錄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

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雜記下。澹菴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

者此汎問哭時故舉重始死時也

彼在襲歛當哭踊有節故有異

曾子謂子思曰伋

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

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及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

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

能起檀弓上。孔疏曰言先王制禮使後人依而行

難為繼也雲莊陳氏曰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秦氏繼

宗曰曾子篤實純孝不自覺其過中子思弟子也事師無隱故以正對之程子曰聖人制禮乃大中之道而賢者時過於厚然大賢以上時有不可一例拘者國君守社稷而太王去邠天子守宗廟而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而曾子七日在三聖賢則無害他人則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艸木之

禮法而已

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檀弓上。鄭注曰艸木之滋謂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

也性夫方氏曰薑者艸之滋桂者木之滋亦慮其不勝喪而已雲莊陳氏曰以為薑桂之謂一句鄭注謂是記者釋艸木之滋亦或曾子

稱禮書之言以自釋之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

餘閣也歟檀弓上。孔疏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內閣上也始死未容改易故仍用生時度閣上脯醢以為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

東此之謂也性夫方氏曰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變其舊故其奠也以閣之餘物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檀弓上。鄭注云斂者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雲莊陳氏曰始死去死衣

用斂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楔齒綴足畢具脯醢

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斂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

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故也小斂之奠子游曰於也二子各言禮意言方亂非也

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

禮之未失也檀弓上。孔疏曰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無席魯之衰末小斂之奠設

於西方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為禮故云小斂於西方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故記者正之

云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義也性夫方氏曰小斂之奠於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靈臯方氏曰斂斯席矣亦曾子語也曾子謂於西方而又言斂斯席謂此小斂即設席於西方皆因末俗之失也

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衽為一素端一皮弁一

爵弁一元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雜記上。鄭注曰

衣乃為一稱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唯婦人繭衽大夫以繭為之緣非也元冕亦大夫服未聞子羔

曷為襲之元冕或為元冠或為玄端孔疏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繭為繭謂衣裳相連

而絲續著之也稅謂黑衣亦衣裳連繭絳也衽裳下元也繭衣褻故用稅衣表之連繭衽為一稱也素端

以素為衣裳服既無褻並無別衣表之此第二稱也皮弁十五升布為衣積素為裳第三稱也爵弁第四

稱元衣繭裳也元冕第五稱大夫之上服也子羔為大夫於傳無文故鄭并疑之

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

子曰我弔也與哉

檀弓下。雲莊陳氏曰曾子之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

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東發黃氏曰齊衰者齊曾子為母服非為弔子

張而服也往哭者友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往非以此服行弔禮也靈臯方氏曰門人於孔子若喪

父孔子於顏回若喪子曾子於子張宜若兄弟不容不往哭而又不可釋服而往故即以母服往哭之然

我弔也歟哉使察其禮知生者弔以知死者傷故曾子曰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

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

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

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曰多

矣予出祖者

檀弓上。鄭注曰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出載處為行始也推柩而返於載處

榮曾子弔欲更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禮既祖而婦人降今既反柩婦人

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詞孔疏曰曾子皆非也從者恠之故問也且者未定之詞孔疏曰曾子因主

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既聞子游之答自知已說之非故善服子游也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

勝於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禭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也如之何其禭裘而弔

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檀弓上。鄭注曰曾子蓋知臨喪無

飾子游俟主人變之前乃變曾子善子游也孔疏凡弔喪

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又袒去上服以露禡

衣此禡裘而弔是也主既變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

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

也武加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曾子與客立於門

冠但經於武耳

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哭於

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疏曰此論館客使

非也出哭者以館舍統於尊者不敢以已喪驚之也爾

次徒之室不於客之正位客非喪主亦避奠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

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

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

君之臣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檀弓下。鄭注曰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曾

子言行弔禮於野非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

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

近或為兌杞梁即杞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

士以下於尸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

齊侯弔諸其室性夫方氏曰弔人於道路之間禮苟

從簡事苟從便蓋非礼君子固不以加諸人亦未嘗受之於人此曾子所以言蕡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仲憲問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檀弓下。鄭注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有知所謂致生之兼用謂使民疑於有知無知曾子連言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孔疏曰此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為生為死之事曾子謂夏代文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為無知殷世質以鬼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為有知周家極文故兼用然周惟大夫以上兼用士惟用鬼器不用人器也又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示無知則是鬼之義也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譏無知者以夏代尤古譏其一則餘皆可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乎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雜記下。鄭注曰言遣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歟君子甯如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親之去也馬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返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

國儉則示之以禮。檀弓下。鄭注曰：禮者敬而已矣。反言其既定而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今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孔疏曰：此論晏子故為非禮，以矯齊之事。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諸侯止以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得有遣車五乘，而晏子止以一乘。葬其父，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折之。七個五個謂以牲體折五段七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也。州廬，吳氏曰：大夫遣車五乘，所歲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今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歲之，其禮簡費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早也。雲莊陳氏曰：曾子以禮以恭敬為本，有若以狐裘三十年儉於已也。遣車一乘於賓也。三者皆儉，而失禮。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脰折取臂，臠後脰折取，駘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為三個。太牢

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色諸侯分為二十一，一段凡七包。天子為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州廬，吳氏曰：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而謂之。知禮二子之言，皆是也。然曾子前不中禮，而謂之馬，知禮二子之言，皆是也。宋襄公葬其夫人，云恭敬則許其知禮，後云示儉則不許其為禮。曾子之言，未嘗偏也。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檀弓上。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人器與鬼器也。孔疏曰：夏后氏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也。既夕士禮，故惟陳明器，後云無祭器。大夫諸侯兼用鬼器與人器，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之半也。既曰神明之器，則當虛也。宋襄公二器俱實，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檀弓之故，曾子譏焉。

倡先也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孔疏曰此論無服為位哭之禮時有不為位者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以證之橫渠張氏曰小功情疏則容為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喪而哭不暇為位哀甚也彥醇馬氏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之哭嫂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為娣之義而不敢以已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者蓋非禮矣嫂為內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亦有相為娣之義故可以倡踊妻之兄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可為哭位之主也記妻子兄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喪也子言之則哭妻之兄弟不當倡踊矣孔疏曰子思嫂之喪也子言之則哭妻之兄弟不當倡踊矣子思說亦同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與但言思與子游同姓不云孔思然鄭無注以為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原憲字子思然鄭無注以為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

五十里奔喪百里

禮曰行百里見星則止惻怛之心

但欲見尸柩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艸而不哭焉

檀弓

上。鄭注曰宿艸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性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以喪

兄弟之義喪師朋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檀弓上。鄭注曰士

喪禮浴於適室臨川王氏曰此說元申失禮也雲莊陳氏曰鄭注謂曾子以曾元辭易筭矯之以謙儉然

反席未安而沒何暇

曾子曰王者祭宗廟以鄉為尸

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何避嫌也三公尊近天子

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也

詩既醉正義引白虎通

周坐尸

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立

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醑與禮器。鄭注曰武當為無聲

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此周所因於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人

無事猶坐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合錢飲酒為醑旅酬相酌侶之也孔疏曰此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

周因坐之而又益以旅酬也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而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而后稷在室

兩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酬酢惟文武二尸與四親廟凡六在後稷之東南北相對為昭穆

更次相酬也凡飲錢飲酒必令平編周禮旅酬次序亦如之也

論孟所載曾子言行彙記上蔡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論語先進篇。程子曰參也竟

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魯質之人爾故學以

誠實為貴也和靖尹氏曰曾子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景逸高氏曰程子言孟子才高無可

依據學者須學顏子余則謂顏子才高子曰參乎吾未易學學者且學曾子

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篇。朱子曰子

得到故夫子曉之曰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是踐履篤實上作得到事親則真能行其孝為人

謀則真能忠與人交則真能信故夫子曉之曰汝平日所行本一理耳曾子皆從實處下學上達子貢雖

知得却滯在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知得也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篇。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
求諸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憲問篇曾子曰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朱子曰大抵曾子

張得聖道觀論語記宏毅章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
能便見其宏處次章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便見其毅
處又曰曾子平日是一剛毅有力量人觀其所謂任
重道遠託孤寄命及晉楚之富等語可見緣他資質
剛毅先自把持得定後來傳之子思孟子氣象
皆剛世衰道敝人欲橫流非剛毅人斷不能自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學而篇曾子曰可以

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學而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論語顏淵篇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論語

子張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篇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論語子張篇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論語學而篇曾子曰

二章皆必稱夫子曾子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
之尊所聞蓋如此

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全上。朱子集注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

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

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

矣出詞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論語泰伯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全上

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曾子

述夫子之言也觀其寢疾非徒知之實允蹈之矣所謂仁以為己死而後已者如此劉氏彝曰仲尼之

門以孝聞者曾子也與虞舜易地皆然非其難行也人皆可以行之所以不逮曾子者曾子常久而不息也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啟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

易筭一節猶在其後全歸之難如此曾子謂子襄曰

學者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

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

篇。朱子集注曰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

孟子之不動心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孫丑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

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退則反殆

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離婁下篇曾子曰脅肩

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

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

滕文公下篇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

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孟子離婁

上篇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皆所當為無過分之

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

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孟子滕文公上篇朱子集注曰此所引曾子之

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門人與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

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盡心下昔者孔子

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

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

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下有若在聖門不入
四科夫子于柴愚參魯由喭師辟
子張子夏過不及宰子樊遲皆有嚴誨獨無一語及
有若不解同門何以俱推為聖人而有若亦不辭讓
使無曾子阻之將遂抗顏為師乎子夏老子西河之
上使西河氏疑女于夫子亦賴曾子責之象山陸氏
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數
語自曾子胸中流出惟曾子能見得聖人高明潔白
如此非有若輩仿襲
於外者所識也

曾子二子及門人彙記

二子元申門人子思樂正
子春公明儀公明宣公明

高沈猶行子襄陽膚單居離共九人又案說苑及
晏子春秋俱載曾子從孔子於齊晏子送之云云
時代不接當是曾
子父哲事也

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韓詩外傳。家語曾參喪妻曾元請更娶曾子曰昔
高宗以後妻放伯奇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
上不及高宗下不及吉甫庸知得免于非乎漢書王
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
亦何敢娶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途曰燕君何如
皆用此事

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

何能舉

荀子大畧篇。楊倞注曰趙岐孟子注謂公
行子齊大夫則子之蓋其先也源案志遠大

則知難求賢才則勝任曾元途中倉卒數語而君國
得失之要盡諸此焉其有得於父學者亦可見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

悅曰爾何曾比予於是孟子公孫丑上篇。厚齋王

之孫集注因之惟陸德明叙錄曰曾申字子西曾子

之子此說近是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

申字無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曰對

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

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檀弓上篇。穆公

孫也曾子即曾申也案孟子對滕文公問喪禮曰諸

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

疏之服紵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曾申

及子思皆聞諸曾子者也三年之喪自天子下達於

庶人春秋時諸侯廢禮故至戰國滕之父兄百官遂

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鄭注曰幕所以覆棺上

者也繆讀如綃繅也衛諸侯禮魯僭天子禮孔疏曰

並言之者明魯不宜與衛異欲穆公知之也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哭之上堂見先生之

尸在牖下枕塹席橐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

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

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

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

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以何為謚其妻曰以康

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

足不歛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為康乎其妻曰先生

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

欣於富貴

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

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漢書藝文志載道家黔婁

子四篇注云齊隱士守道不誦威王下之案黔婁與威王同時則曾子乃曾西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高

士傳直作曾參則時代不倫矣黔婁之學無可考而安貧守道以死有合於曾子得正而斃之學或亦曾

子之徒故死而曾西往哭之歟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春秋傳

以授曾申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

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

安敢不學宣見夫子之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

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

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

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

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

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反質篇。毀缺折也不毀傷謂廉不傷物也諸子百家記

事往往過於形容而反失之公明宣所學之三年不讀書殊為切要然亦施之有地應之有時今三年不讀書殊

與孝弟謹信餘力學文之訓不合既詰其不學安有坐視其玩愒三年之理耶此論語之記事所以非聖

門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既得聞命

矣號泣於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汝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

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孟子萬章上。趙岐曰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

甚峻觀費惠公言王順長息則事我之言其非公明

氏高弟可知矣而史記索隱乃謂萬章公明高並孟

軻門人殊為謬誤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

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折色勝

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以告曾子曾子曰

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

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詞不

爭知慮微達而能若愚

說苑脩文篇。孟即明古字

通此條疑有脫誤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滕文公

孝篇有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則是

曾子弟子矣檀弓又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孔

疏謂公明儀亦為子張弟子然葬志不必弟子乃可

為況檀弓言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往哭母喪

不可為友志墓故命弟子為之耳孔疏但見孔子之

喪公西赤為志遂連類臆度之當以大孝篇之明文

為證況公明宣公明高皆為曾樂正子春之母死五

門高弟其同族專師又何疑乎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惡乎用

吾情

檀弓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

曾子弟子見大孝篇一飭則脫然愈復損一飭則脫然愈復加

一飭則脫然愈復損一飭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

然愈復如一衣則脫然愈

公羊昭公十九年許世子然愈復如一衣則脫然愈

除貌言消息得其節疏曰子春視親疾之時觀其顏色力稍如可時更加一節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若力稍如弱時則復損一節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其視衣之寒煖也亦然源案韓非顯學篇曰自孔氏之死儒分為八有樂正氏之儒又樂正克為孟子高弟蓋與公明氏俱世為魯儒之最矣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

也齊人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

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

臣亦愛臣之信韓非子說林篇下。案左傳昭三年

猶怠孔疏云讒鼎疾讒之鼎即明堂位所謂崇鼎也一云讒地名禹鑄鼎於此故謂讒鼎也據此則讒鼎傳自夏禹歷代寶之而成王以賜伯禽分封於魯者也呂覽審已篇作岑鼎岑讒聲通贖假也子春言不

欺人故齊欲其來而質之也昔朱子論蘭相如歸趙壁事國家守器苟無故被奪亦所以示弱然則魯之

讒鼎原不可輕以與齊特平日既不能自強臨時又

不能引先王之命以折強國此子春所以拒之又呂

覽及新序節士篇載此為柳下惠事而左傳又載小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蓋魯多

信義之子思言行別見子襄見孟子。薛氏應旗四

賢如此子思言行別見子襄見孟子。薛氏應旗四

子皆云南武城人附單居離見本書前第五沈猶行

會無稽今並不錄附單居離見本書前第五沈猶行見孟子。廣韻平聲沈字下注云魯有沈猶氏嘗朝飲其羊又引何氏姓苑曰今泰山人也案此可證沈猶氏為陽膚見論語。史記載吳起事曾子其母死魯人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案陸德明經典叙錄曾申以春秋傳吳起李克是起所事之曾子乃曾申也故不列之

附曾子書考

朱子書汪暉所輯曾子後曰曾子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所以制事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而為大是以從而游者皆不失為敦厚脩潔之人而其所以記必有切於日用躬行之實。厚齋王氏曰漢志載曾子十篇今世所傳視漢七篇矣十篇見於大戴禮非曾子言世之讀曾子者吾未見其人也。方正學讀曾子曰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於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禱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也顧其言有足感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為心以父母之憂之父母所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親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國朝盧氏

文昭曰嘗謂大戴記之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為棘人以來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皆也。文獻通考引鼂氏曰曾子者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漢藝文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蓋唐本也視二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俱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一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云。陳直齋書錄解題曰曾子凡十篇見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楊簡注。四庫全書總目曰曾子一卷宋汪暉編暉字處微績溪人是書成于慶元嘉泰間咸淳十年其孫夢斗與子思子同獻于朝得贈通直郎考高侶孫子畧稱曾子書與大戴禮及襍見小戴記無異同後人擬拾為之陳振孫錄解題併稱有慈湖楊簡注是宋時原有曾子行世暉

殆未之見因自以臆見編成是書而其人實不解
著書體例割裂糅雜冗亂無倫多改書以孝經為
仲尼居以大學為明德篇又曾子問篇與他論禮
之言互相錯取原不足齒惟漢本十八篇久佚唐
本二卷均未見宋楊簡注亦無傳而先賢佚文緒
論頗可藉此考見則過而存之猶愈於過而廢之矣

附子思子表記集注

隋書音樂志載沈約之言曰禮記月令取呂氏春
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
子是漢志子思子以別於論語又坊記兩引春秋
多稱子云子言之以別於論語又坊記兩引春秋
書法明非孔子之言而御覽引子思子曰天下有
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今見表記
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四
句今見緇衣則此四篇之為子思子明矣書非子
思自著而出於門人弟子故劉獻稱緇衣公孫尼
子作漢志公孫尼子七十子弟子則子思子書或

出其記錄也其言不盡閱深者亦以此然表記一
篇時有精粹出坊記緇衣之上與論語相表裏蓋
不讀中庸不知誠為盡性之要不讀表記不知敬
為求仁之方中庸發揮易理表記近於論語故以
附中庸之後中庸已列四子書垂為功令不敢增
益鄭目錄於表記等篇不言出于子思子者猶三
年問全出荀子而鄭目錄亦不言也
篇中仁者天下之表故取名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

而信鄭注以為孔子在他國不用故稱歸乎源案此

自此至瀆則不告凡九節皆主於言敬無思歸隱

之義蓋歸與喟同音首以歎詞發端警戒學者但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

閱下文自知其義

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云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孝經口無言擇身無擇行言滿天相表裏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與此相

子曰禘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子曰祭極

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鄭氏曰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

龜之類是也禮不盛者以禘為敬受饗是也源案朝祭不繼之以樂與倦者即下文莊敬日強不使

躬儼然如不終日之謂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掩恭以遠恥藍田呂氏

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何至於取禍乎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拚乎恭其行則人敬何至受侮恥乎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

躬儼然如不終日此節言敬為一章之綱領蓋人所

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由禮義而自強也其色自莊而無怠惰之容其心則敬而無怠惰之思由是而有為之以之終身茂不濟者故曰莊敬日強而足以有為之以之終身茂不濟者故曰莊敬日強苟舍此則恬於燕適而不知安者之敗名樂於放縱而不知肆者之敗禮於道則苟且日偷而不進於事則苟且日偷而不治以之終身茂有濟者故曰安肆日偷故君子用力於敬使心廣體胖從容中禮何至勉强拘束儼然若不能終日乎

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藍田呂氏曰七日戒三日齋竭誠盡慎以事鬼神民

猶以不見不聞為可欺也事君盡禮擇日月以見君民猶有不敬其上者故君子之使民敬必先斯二者不然小民狎侮不知畏法猶狎於水而溺於水也苟非齊之以禮何能不從之以刑乎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申上節恐民不敬之意

右第一章 言敬為修身格民之本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

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此章三節皆以智者利仁

勸世蓋愛人者人亦愛之故首以報德為言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此節居中為三節之主蓋中心

安仁無所畏慕者惟天下一人能之必以此望於中人則為仁者罕矣故君子嚴於治已寬於責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知者安仁知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

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

道以無失山陰陸氏曰與仁同功易與仁同過則他人

所避者惟仁者受之不辭非利仁強仁者所能為

也蓋田呂氏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

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強

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源案仁右道左仁人道義

仁厚義薄之說皆淺近非精理乃子書習套聖人

決無是語也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無失若

曰求於王道之博施濟眾不可得矣得如霸者之義道

義及中人之考道無失亦可矣始終皆知者利仁之意

右第二章

言知者利仁可以勸善不必盡責人以安仁之事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懔怛愛人之仁

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

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躬不

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

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蓋田呂氏曰此

章言仁之難成唯君子勉之有道則不難成仁有

數者仁為器重為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

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

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語仁之盡則堯舜猶

病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中心懔怛發於性者也

率法而強之外鑠於仁終身之仁此所發淺深之數因是

見於事者有數世之仁而為之節仁之數多者則其

義在其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

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
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
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身數之不足也俛
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三節乃全章之樞領曾子
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雖然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聖人恐天下以仁為有限量故使之以沒身為
期則器雖重未有不可舉道雖遠未有不可致故

前引烝民之詩歎其難後引車牽仰止之詩勉其
進也藍田呂氏曰何以舉莫能勝遠莫能致哉有
已則喪其為仁矣天下非吾體忘已則反得吾仁
而天下為一人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昔
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歟安仁者以天
下為一人而已子思言止於此以下皆記者之言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
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性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
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
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因上言仁

又降言中人寡過之法以求免於不仁也不仁者
所好常過於刻薄仁者所好常過於忠厚故他人
所好不在於仁而惟仁者之過易辭謂有不善則
知避之也恭於儉信未足以為仁而仁者之資可與

進德苟能力祛其過而勉好夫仁
惡見其不可成乎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 恥有其容而無其辭 恥有其辭而無其德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鷩在梁不

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此因中人寡過之難又推廣外事及於言辭容

貌衣服友朋無一言及於內省反求之功蓋此本記禮者所記其言仁本無心得及言無歸宿則仍付之儀文膚末成篇此亦記禮者之恒習也故此章言仁以第二節為最要

右第三章

言仁道難成當勉以終身其中人以下則止可寡過不足以言仁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

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
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
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
得自是以聽天命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
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者君民之大
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藍田呂氏曰此章
言君子之義以仁
禮事上以仁禮使下事上者不可以不事事使下
者不可以不自治故貴賤皆有事事於天下親耕粢
盛秬芏以事上帝雖天子必有事焉況諸侯乎所
謂事上不可以不事事者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不

敢君民之小心此所謂使下不可不自治者也有
大德者易於忘已而使下難於忘已而事上非舜
禹文王周公不足當之故曰仁之厚也役用也
恭者不侮儉者不奪忘已而與天下共推是心以
求用仁其近之乎信者不欺讓者不爭非先王之
德行不敢行推是心以求用禮其近之乎君子之
事上也以仁與禮其使下也亦以仁與禮不自尚
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是儉也有信
存焉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
是使讓也而有恭存焉以此事上帝而受命矣以
知而聽之此其君民之大德事君之小心仁盡禮
極者其惟舜禹文王乎以此事上帝而受
多福孰謂天命不可恃哉
子曰君子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
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

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
 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
 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田藍
呂氏曰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
也
人之功以求下賢者恭也
其下者主於信與恭而儉讓存其間而民情之敬
尊於我者自至此使下之報異於事上之報天人
之勢不同也以仁禮使下古今莫如后稷教民粒
食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此其勞烈
豈一手一足所及然后稷猶不敢自以為功自謂
便習此事之人而已夫利及天下後世仁也唯欲
行之浮於名禮也與夫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
乎仁禮之至者也此使下得

右第三章 言君子以仁禮事上使下
行浮於名不自尊大之事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
 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
 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
 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
 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
 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
 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
 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

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
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
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
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
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漸賊而蔽藍田呂氏曰
不尊故遠神而近人殷人尚尊而不親故先鬼而
後禮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
也命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者
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尚者也遠鬼神而近人者謂
外宗廟而內朝廷脩烝嘗而略盟誼也先鬼而後
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誼而復祭享也賞

罰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
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訟獄之類雖主於
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
苟無道以救之其末不能無敝如清之末至於隘
和之末至於不恭也三代之得天下所以仁其道本
無不同而三統之治若循環者勢之所極互相為
救不得不然夫子告子張以夏殷周禮因革損益
百世可知其祖述憲章可知矣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聖於民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罰
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
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
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

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金華應氏曰自庇民大德而下凡四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可為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豈弟君子以下凡三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夏商周皆不免有偏惟虞帝可為德之至蓋仁道之大如此君子可以其難而不自勉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終其身焉可也源案緯書有言夏立教以忠其敝野救野莫若敬殷尚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循環焉董仲舒對策曰今漢繼大亂之

後若宜稍損周之義故虞帝一段為此章之總結乃虞夏勝殷周之義故虞帝一段為此章之總結乃段首舊衍子言之三字蓋與下文第五章子曰字互錯而誤孔疏遂謂此文特明虞帝之美豈不關上文兩不相涉乎

右第四章 言仁道事上使下之難盡 美善以勉師古聖為鵠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墜大利小言入則墜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孔疏自此至辭欲巧廣明君子事君之道藍田呂氏曰此言事君之道其始見也必

知君所以見任之意如伊尹之於成湯以代夏救
民一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內溝中為已任必先資
其言拜獻其身於成湯者也傳說之於高宗乘恭
默思道之餘以數學半念終始典於學敬孫務時
敏厥脩乃來望其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於高
宗者也次則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無
二信信無二命君以是責臣之任臣以是死君之
命自任以重則受祿不誣有死無二可免於罪矣
不幸遇主非賢則若荀息之不食其言死報獻公
亦可以言信矣大言入而受大利謂利及天下澤
及萬世小言入而受小利謂進一介之善治一官
之事各效其忠非望祿賞其謂不以小言受大祿
不以大言受小祿者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
以事君也小言而大祿則報逾其分大言而小祿
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非其義也易曰不家食吉
此大畜象辭君將以大畜者祿天下之賢賢有小
大則祿有多寡一有好惡之私則非以天下為公
但同於家食而已君子其肯安之哉故曰不家食
吉養賢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
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
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
愛矣瑕不畏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藍田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

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
非其人而自進之枉已以求君者也傳曰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上達者進乎高明孟子非堯舜之道
不敢陳於王前者下達者趨乎汙下孟子所謂吾
君不能謂之賊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自者所由
以為主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彼
謂孔子主彌子瑕與侍人瘠環者妄也三者皆枉
已不正直若敬治其職則神將福之況於君乎事

君遠而諫則調近而不調諫則尸利者古之天子有
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是有言責者也亦有言
責者不可不諫不得其言則去無言責者則可以
諫可以無諫可以去可以無去矣况遠臣有官守
而無言責乃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調也雖然
古者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庶人謗商旅議於市百工獻藝皆若遠而諫者蓋
上之人所求於下者如此則下情皆可自達而非
調矣若穎封人之於鄭莊公杜蕢之諫晉平公所
遇皆非求言之君而二子所諫君子與之蓋有考
辨杜蕢之心則可無二人之心則調也調臣謂近
宰大臣六卿也近臣左右不任外事與天子
燕游主於朝夕納誨可否相濟以和君德故曰調
臣守和宰主國政總正官屬六卿分佐其治凡巡
守朝聘四方之事皆當虞其不備三者之官責任
皆重故鄭重舉之也事君欲諫不欲陳者書所謂
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而順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故引詩以證愛君之心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
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
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
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嚴陵方氏曰其進不難則
苟合以貪其位而位之在
吾上者或有所越其退不易則患失以固其位而
位之在吾下者或有所妨若是則其位無序矣有
序則治無序則亂君子於賓主相見之際揖必至
三而後進辭止於一而遂退則難進易退之義可
見矣况事君乎三違而不出竟內實利之而外強
違之非要君而何翔而後集所以慎始不為苟去
所以敬終所謂迎之致敬有禮則
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

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

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蓋田呂氏曰此章重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

者不仕則已仕則患難有所不卑辟賤有所不辭

故君使其臣合臣素志者則慎慮而從之不素

志亦不敢辭則孰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

所以自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然惟不事

王侯乃可高尚其事不見役於人若委質為臣而

又託高尚不事事則曠官尸利矣故引蠱上九辭

以釋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

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蓋田呂氏曰此章重述事君

不可使為亂之義也臣之受

命於君者合乎理義為順天命不合乎理義為逆

天命君命順則臣下不令而從君命不正於順而

臣亦雖令不從矣此所有順命之異而後知

其不可為亂也廬陵胡氏曰臣有順命有言遜於

汝志也臣有逆命有言逆於汝志也逆耳之言必

求諸道此警人主聽言宜自反諸儒或解逆命為

右第五章此專言人臣事君進退從違之義

子言之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

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

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

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詩

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子言之三字舊作子曰蓋與

之也但觀經文章次自知橫渠張氏曰有道是有實

文章則莫非實善言尚浮華則惟虛辭相譽而已

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善則爵之所謂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也今相親相奉之言皆有名無實何益

於事甚至近世之語功實者猶徒具文而已亦不

以實求也有道則行得伸無道則辭得伸以世道

不明無以考其實故使浮詞得行莫能窮辨之也

君子不以辭盡人

盡取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

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

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咲

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

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

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藍田呂氏曰晉平公之於

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然終於此而已

弗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此士之尊賢非王公

之尊賢者也故君子不以口譽人

疏而貌親與穿窬何異蓋辭可以從巧而衷情必

欲其信辭巧者專對應變如鄭子產之辭命展禽
燭武之奉使是也與巧言令色鮮仁者名同而實異

右第六章

此專警人言
行相顧之信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

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

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案此段自鄭孔疏以
及後儒無一不自相

矛盾甫云大事於天神有常時常日小事於小神
無常時常日惟有事筮之故禮不卜常祀而卜其

牲日又曰冬至至圜止以祀天神夏至方澤以
事地祇四時迎氣用四丘此皆素有定日不用卜

然則所云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
私褻上帝者何為乎又日記云大饗不問卜此謂

日月之素定者如冬夏日至之類其他則皆卜故
太宰祀五帝師執事而卜日不言及昊天上帝是

昊天上帝者專指五帝言之而非昊天上帝乎又謂
大饗者祀五帝於明堂以總饗五帝不知主何日

而卜之故不卜則又并五帝之祀而不卜不獨昊
天上帝矣豈表記經文竟同虛設乎從來禮家聚

訟然必各通其說未有若此之動輒觸礙姑缺所

疑以俟
博達者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大人之器

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

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陸象山曰

止詞恭欲儉而已文淺近記禮者不至此殆淺人竄入鄭氏曰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巡守大事皆

用卜不用筮也守筮守國之筮也天子道以筮者大事始將出則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

國則不筮者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國於天子惟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天子不卜處太

廟者卜建國都時已吉則宗廟吉可知故不重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

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敬則用祭器鄭

氏謂朝聘待賓客不敢燕器孔子則據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饗之禮行之是冠昏亦用

祭器也祭器簠簋豆之屬燕器敦牟卮匭之屬事君長不廢日月者如一歲之有朝覲宗遇及一

日之有早朝夕退也不廢卜筮者有貢獻於上皆必卜筮而後進也上之待下下之事上莫不一出

於敬故上不瀆而下不褻然以此言禮皆其支節支葉中之支葉也於大宗伯掌五禮建邦經國化

民之制挂一漏萬焉不知記禮者何以膚陋若是末二段皆可芟

右第七章皆言古者事天事君皆以卜筮為敬

書